

C·賈波林作 金 人譯

# 殺人的喜劇

又名“魏爾杜先生”



新中國書局發行

電影劇本 **殺人的喜劇**

---

又名“魏爾杜先生”

却利·賈波林作  
金 人 譯  
新中國書局發行

殺人的喜劇

著者 譯者 出版者 發行者

開封洛陽徐州  
濟南鄭州濰坊煙台  
北平天津石家莊  
新中國書局  
東北現名光華書店  
新中國書局  
金  
却利·賈波林 人

一九四九年四月在曼泰印造

初版發行壹萬册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No. 347 0001—10,000

## 殺人的喜劇

通庫悅酒店的門

隔層玻璃可以朦朧看見貨架上面的大小不同和各式各樣的酒瓶子。

銀幕上出現字幕：

“庫悅的家……北法蘭西的一個小城鎮。

庫悅家的食堂

窗戶上高高掛着烏鴉子，屋子主人皮耶爾正躺在沙發上打呼嚕。尚，他的妻弟，是個相貌不招人歡喜的少年，正坐在桌子旁邊讀書。他扭轉身，推皮耶爾一下子，叫他不愛打呼嚕，後來不能忍耐也跳起來，搬起自己的椅子，挪到屋子的深處去，梨娜和卡爾洛塔坐在廳爐旁邊的轉椅上，打毛衣。卡爾洛塔是皮耶爾的老婆，——一個三十五歲，非常肥胖而又脆弱的婦人。她姐姐梨娜四十歲，她又瘦又高，一張土白色的臉，動作遲緩。另外一個妹妹叫菲芭，是個發胖的小胖子，正在收拾桌子。梨娜走到桌前，想幫她忙。尚坐到食物櫃的旁邊。這時聽見從街上傳來的鈴聲。她臥在地板上的狗吠叫。略停。

卡爾洛塔 尚！

尚 （光火地），嗚，你要幹什麼？

- 卡 這是信差……（略停）也許是姐姐捎來的信。
- 尚 （諷刺地，眼睛沒離開書本）可能是。
- 卡 你真就不能把你的書放下一會兒，去看看是誰來啦嗎？
- 尚 不行，我不能。
- 梨娜 你這樣回答姐姐的話，也不嫌害羞！
- 尚 閉上自己的狗嘴，不要在屋裡刮過堂風！
- 菲芭 爲什麼你不做告訴你的事？
- 尚 哼，住口！
- 卡 和他說話沒有用處，菲芭……他什麼事都不願做。
- 菲 這樣就該逼他做！
- 尚 （沒離開書本）有趣，這是誰能逼我做呀？
- 梨 如果父親活着，他就把你拎到手裡來啦！

她把掉上裝着傢伙的大托轆端走。走過尚的跟前，碰了他的伸出的腿一下子。

- 梨 把自己的大腳丫子拿開……把整個地板都遮住啦！……
- 尚 似乎有人說過……你自己的（看梨娜的腳）腳就不是腳，而是真正的坦克車！
- 卡 （提高聲調）起來，做你應做的事去！啊！……
- 尚 （腦袋向皮耶爾點了一下）派自己的老公去吧……我可是正忙哪……你瞧，我讀書哪。
- 菲 去他的，卡爾洛塔……我去（向尚）哎喲，你呀，懶小子！

菲芭轉身向梨娜，從掉子上掉下了一隻調羹。當她俯下身去拾調羹的時候，梨娜把掉子上裝着傢伙的大托轆端起來。菲芭一抬身，腦袋從下面撞在他的身上，他一

· 碟，托盤飛到地板上去，兩個盤子和湯碗打成了碎片。

菲 就是這樣！你們瞧，他是幹的什麼事！

尙 好啦，你們什麼都怨我！

菲 （端起托盤，把他轉遞給梨娜）哪，端穩點……

卡 如果你去取信，這事根本就不會發生。

梨 菲芭，不論怎麼說，總得小心點……

菲 （收拾地板上的碎盤子，把牠們放進托盤）這是想不到的事……我沒有過錯。

梨 你往哪兒走，總得要看……

菲 這事和我有什麼關係？你自己各兒站在道當中……

梨 好啦，不要喊叫啦。

菲 你也別找我的麻煩吧。

從梨那手裏的托盤上滴下油湯來，濺到皮耶爾身上。他醒來。

皮耶爾 他媽的……你小心點兒，老混蛋！

梨 你不能客氣點嗎？我不是你的老婆。

皮 還說哪！……我有一個已經够受啦！

卡爾洛塔從掉子上撈起一隻盤子，把它向地上一扔。

卡 够啦！住口吧！立刻住口！

大家都沉默地向她望著。卡爾洛塔可着嗓子叫。

卡 尙！立刻就把信拿來，沒用的孩子！

尙 噢呀，快把我從這個瘋人院撵出去吧，他們這兒總是罵我！

出去。其餘的人們都回來做以前的工作。皮耶爾壓制着打囉兒。

皮 我的藥丸在哪兒？

卡 在飯檯裡。

皮 （吃藥）你們這樣吵鬧是爲什麼？

尙 走進，把信 扔到桌子上。

尙 巴黎國家銀行來的。

卡爾洛塔打開信封，從裏面掏出一封後拆開的信和銀行通知書。讀。梨娜和菲芭也隔着她 的 肩 上 讀。

梨 （略停之後）我就知道是這末回事！

皮 什麼事？

卡 銀行把我們的信退回來啦。

皮 什麼信？

卡 給賽麗瑪的信。銀行通知說，她把款取走了，賬戶已經取銷啦。她連自己的住址都沒留。

把信紙交給皮耶爾。皮耶爾注意地讀。

菲 應當報告警察！

皮 （繼續讀）爲什麼？

菲 啊呀，我的天，這可真不像是賽麗瑪——躲開自己的親人。這可真不妙。

皮 （把信放在桌上）不要替她擔心吧。她是用不到監護人的。

梨 呸，別說啦吧……五十歲的女人跑到巴黎去，嫁給一個認識不過兩星期的人。

皮 不要爲了這跑到警察局去吧！

卡 可是已經三個月沒聽到她一點兒消息啦！

皮 這有什麼？她正在度蜜月。

- 梨 蜜月！
- 尙 和賽麗瑪能相處這三個月的人本事可真不小！
- 梨 我不喜歡她把銀行裡的錢都取走。這很不像她！
- 尙 錢哪，自然現在都在他手裡啦！
- 皮 呸，不會，賽麗瑪也不是這樣容易把錢扔出去的人兒！
- 菲 可是看吧，他已經達到什麼程度啦：她爲了他拋掉自己的家，拋掉我們大家，把小舖子也出兌啦，而且嫁了他……所有這一切經過不過兩星期呀！
- 尙 我很想瞭解瞭解他這是怎麼幹的。
- 皮 你們只是說要告人，可是你們連一次面也沒見過他。
- 梨 這個嫌疑就足夠啦！是老實人就不會躲避開我們。
- 菲 我覺得發生什麼可怕的事了！
- 皮 噢唷，我可討厭你們啦！如果賽麗瑪不寫信來，依你們的意思，就是已經把他搶劫了或者殺死了嗎？
- 卡 誰也沒有說過殺死她的話！
- 梨 我們可希望她活着。
- 菲 不對。應當馬上報告警察！
- 皮 請你們再等幾天。簡直是神經病！
- 卡 好吧，皮耶爾的話很對。我們等兩天。如果在這時候再接不到她的信，我們就報告警察。
- 皮 我們還有一張這個新丈夫的像片呢。你們把他藏到哪兒去啦。
- 卡 尙，到碗櫥的下面抽屜裡去找找。



尚已經又沉迷到書本裡去。他坐在離碗櫃很近地方。雖然很近，他却想反對一下，不過又想了一想。他沒有站起來，俯下身去，拉出下面的抽屜。

尚 這不是它！

把相片扔給皮耶爾。皮耶爾注意地研究它，婦人們都從他肩後望着。

尚 奇怪的鳥！

皮 要是這樣的外表，能塞給顧客些東西，那真要是很伶俐的買賣人。

銀幕上出現照片。

音樂。

小別墅。白天

字幕：“法蘭西南部的一座小別墅。”

別墅的花園

魏爾杜流露出真正藝術家的趣味正在剪一叢玫瑰花。他一叢又一叢地移動過去。花園深處可以看見一隻不很大的焚毀垃圾用的爐子。

鄰近的花園裡有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

男人 到什麼時候他這個爐子才能生好？大概，它已經冒了三天烟了吧？

女人 是的。就是爲了這我有三天不能把襯衣搭出來曬啦。

又是花園

魏爾杜修剪玫瑰花，向房子走去。停下來，看見一條正沿小徑爬的青虫。

魏 如果你不小心的話，小東西，會有人踏到你身上的。

他把青虫放在鄰居乳板棚上，走進屋子。

過道裡

魏爾杜的五斗櫃上有個花瓶，五斗櫃上有一面鏡子。魏爾杜把玫瑰花插進花瓶去。他手裡擎着一朵玫瑰花，不斷氣地聞嗅。對着鏡子照看自己身上，這時有敲門聲音。

魏爾杜在開門之前，先對鎖孔看了看。這是郵差來了。安下心去的魏爾杜開開門。

郵差 賽麗瑪，華爾耐夫人住在這兒嗎？

魏 是在這兒。

郵差 有她一封掛號信。

魏 （接信，想要簽字）好，謝謝。

郵差 對不起，老爺，要華爾耐夫人親自簽字。

魏 那末……請等一下子。（上樓）

浴 室

魏爾杜進。

魏 （大聲）賽麗瑪，小親親……有你一封掛號信，我的天使。要簽字……不，不，你就在浴室裡吧……親愛的，只要擦擦手，簽字就行……給你鋼筆……瞧你可不要受涼啊！……

在收據上簽過字，走出。

過 道

魏 這，請收下……

把收據遞給郵差，從他手裡接過信。然後從褲子口袋裡掏出錢包，給郵差兩個蘇\*的賞錢。

郵差 （必恭必敬地行禮）謝謝……再見。

魏 再見。

郵差下。魏爾杜到食堂去。

食 堂

魏爾杜走進食堂，坐在寫字台前。打開信封，掏出一摞子鈔票——六千法郎。然後讀信。

法蘭西幣制名，約等於我國銀幣五分之幣。

信的內容：「華爾耐女士，根據閣下請求，特將六千法郎匯上，貴戶存於本行之款業經清結，一併通知。馬賽銀行」。

魏爾杜讀完信就激錢，用銀行職員那種恰倒姿勢，用細手指頭迅速數鈔票。把它們數了兩次，走進前客堂去。

### 前客堂

魏爾杜進，走到電話前。

魏 長途台，請掛……喂，要巴黎交易所巴倫格公司的賬房……士倫要的，我的號碼是八四六零……很好。

掛上聽筒，走到食堂裡去。

### 食 堂

魏爾杜進，透露着滿意的神情擦手。坐在鋼琴旁邊，開始彈起匈牙利里可特流行曲的快調子。但是只彈了幾拍子，猛然中斷，傾聽一下。聽見一種奇怪的敲打聲——彷彿是鋼琴內部的回聲。魏爾杜又彈起來，但是敲聲繼續不斷。現在很清遠，聲音是房子深處傳來的。魏爾杜無聲地從鋼琴旁邊站起來，傾聽一下，慢慢地從屋內走出。

### 厨 房

魏爾杜進，看見窗外有個老太婆在敲玻璃。他開門。

路易絲 早安，老爺。

魏 您好。

路 （遞過一封信）傭工介紹所介紹我來的。

魏 啊……（讀）這就是您的介紹信？

路 是的，老爺。

魏 他們對您講過嗎，我僱老媽子只能用兩天？

路 是的，老爺，我知道。

魏 很好……您叫什麼名字？

路 路易絲。

**魏** 就是吧，路易絲，第一件工作，請你把抽屜裡的東西都掏出來，擦抹一遍……不，您首先還是摘下窗帘子來，把它們放到這兒（指着大箱子）。所有的東西都放到櫥裡——然後我來寫個清單。

電話响。

**魏** 幹活去吧。我自己去接電話……

走到前客堂去。

### 前客堂

魏爾杜進，驕揚地關上自己身後的門，輕輕地擦一下鑰匙，鎖門。摘下聽筒。

**魏** 喂！是巴倫格公司嗎？（回顧到廚房去的門，抑低聲音）我是魏爾杜……明天早上我想買五百股“大陸瓦斯公司”五百股，“冷氣公司”和一百股“中央卡爾賓公司”……是的，就是那個……要二十張票面。立刻就把錢電匯出去。明天一大清早您就收到錢啦。

掛上聽筒。

警察總局。進辦公室的門

門上有字：『失踪人偵查科』。

### 偵查科

一個警察官坐在一張大寫字台前邊，傾聽附提案的報告。探員莫洛坐在旁邊寫什麼。他沒穿外衣，戴著齊到肘部的套袖。這是一個壯實的男子，體重九十公斤，留著剪得很整齊的小鬍子具有拳術家的外表。他走路時總戴銅盔帽，手裡老拿著一把傘。莫洛面前的桌子上擺著幾本打開的記事簿子。他不斷地翻閱它們，尋找他所需要的材料。

**卡** 結婚以後，她立刻就像從地面上消逝了。

**警官** 可是您能幫忙我們把這個人的特徵記下來嗎？

卡 我們本來有他一張快相，可是梨娜錯把它扔到爐子裡去了。

長時的靜止。大家都責備地看梨娜。

警官 這可糟糕。

梨 不過如果能遇到他，我一下子就能認出他來。

尚 我也能。

在連續談話的時候，莫洛走到書架前面，又抽出兩本簿子，在它們上面記載些記號

警官 好吧，太太。現在我們似乎都明白啦。如果得到什麼新消息，我們就通知你們。

卡 謝謝，警官先生。

警官 （送他們到門口）諸事如意。再見，諸位。

卡 再見，警官先生。

一齊行禮，走出。

警官和莫洛

警官 （回到桌前）您對這事怎麼辦，莫洛？

莫洛 怪事……最近三年在各城市裡丟掉了十二個女人……（把自己的抄紙拿出）。她們失蹤的情況都很像剛才向您報告的那案子。

警官 這有什麼？

莫 所有這些女人都不很年輕了，小小有點財產，或者有些不動產，而且看來，幾乎都是失蹤以前不久才嫁給一個同樣型的人物。

警官 您是想說，她們都嫁給了一個人，而且都是嫁給那個

人了嗎？

莫 是的，我想。

警官 （閱讀莫洛的抄紙）從這些日期上來判斷，他同時有半打老婆嗎？

莫 就是這樣。他——就像那個在每一個港口都娶一個老婆的水手一樣。

警官 他是用什麼方法把她們搜集起來的？

莫 這我還沒有弄明白。

警官 用保險方法？

莫 嗚，不，他比您想的要狡猾些。而且這些女人還沒有發現一個……也很難發現。

警官 依您的意思，他把她們都殺死了嗎？是這樣吧，怎麼？

莫 就是這樣。這是「藍鬍子魔鬼」……職業的殺人犯……他就在法蘭西的全部城市裡工作。

警官 嗚，嗚，說的真容易！在用這種消息使大眾吃驚之前，你就是搜集兩件事實也好啊。現在我們可是什麼消息都沒有。

流行的外國情調的音樂。

賽麗瑪的別墅

張貼着『出售』的廣告

大門。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正沿小徑向房子走去。男人走到跟前，歇門上的電鈴，向後退一步。門開開的時候，可以看見魏爾杜正站在門坎上聞玫瑰花。

來人——葛羅妮夫人，盛裝，有些肥胖，花白頭髮，四十五歲。還有紐塔爾，

一個青年，生得像哈里法克斯，是出售不動產的代理人。

紐塔爾 華爾耐先生嗎？

魏 不敢當。

紐 我叫紐塔爾，是出售不動產的代理人。這位是——葛蘿妮夫人。

魏 （眼睛一直的向葛蘿妮夫人望去）您好。

葛蘿妮夫人也用同樣的臉色回答他。

紐 葛蘿妮夫人想看看房子——如果這不會叫您難為情的話。

魏 一點兒也不。請進吧。

#### 前 客 堂

葛蘿妮夫人和紐塔爾進。魏爾杜跟在他們後面。

魏 請您原諒……我這兒弄得這樣子……我是這樣忙，連把自己的屋子收拾整齊的工夫都沒有。

葛蘿妮夫人 （看見桌上的花）多漂亮的玫瑰花呀！

魏 您喜歡它們嗎？……這是自己花園裡種的。

葛 （聞玫瑰花）真美呀！

魏 （向門外喊叫）路易絲！

聲音 我在這兒，老爺。

魏 把花瓶裡的玫瑰花都拿來，把它們包起來送給葛蘿妮夫人。廚房桌子左面抽屜裡拿張紙。

路易絲 好吧，老爺。

路易絲拿着花出來，把它們拿到廚房去。

葛 啊呀，不用……爲什麼……我可不願意使您受損失……

魏 （又對他眼睛看去）因為您對它們估了高價，所以我把它們送給您。請到這兒來……

魏爾杜領客人們到客廳裡。在門口停一下，把葛蘿妮夫人讓到前面，他又用迅速的，但是很注意的眼色掃了她一眼。然後表現着一個領着顧客視察自己舖子的百貨商店經理人的神情請她看屋子。感覺到已經賣過多次房子了。

### 客 廳

魏 這是客廳……我們的門和地板都是整塊硬木的，各屋裡——都是紅木鏡框子（向窗口走去）。

葛蘿妮夫人看紐塔爾，而那人却露着讚揚的表情把眉毛向上一豎。

紐 （向葛蘿妮夫人）從建築學方面來看這座房子——簡直是盡善盡美。

紐塔爾和葛蘿妮夫人跟着魏爾杜走到窗前。

魏 打這兒可以看見山上的美觀風景和下面的海。

葛蘿妮夫人對窗戶看。魏爾杜偷偷看見她不時開玫瑰花。

葛 （沒有對任何一個人說的神情）這些山崗真美麗呀！是啊。是個偉大的建築家創造的它們。我們可以和他們在那兒消遣時光！（指着打開的玻璃門）那兒就是我們的花園兒……這塊地是一百廿五尺乘八十五尺……七棵菓木樹：三棵蘋果，兩棵梨，一棵桑樹，一棵李子……呸，自然還有我的玫瑰花。

紐 這兒很可愛。

魏 （高興地）是啊。我的愛人把全付精神都放在建設這塊小樂園上了。我們住在這兒是無比的幸福。我覺



得，這在各方面都可以看得出。

紐（認真地）是的，自然。請准許我對您表示同情之感……

魏（沒防地）請寬恕……我不明白……

紐對於重大損失我表示哀痛……因為尊夫人去世。

魏（明白過來）是啊，是啊……這是如此地突然……她正到自己親戚家去串門的時候就心臟麻痺起來啦。所以我才想賣掉我們的別墅。這兒總使我想起來……

前客堂電話鈴响。

魏請寬恕……我出去一會兒。

紐塔爾點頭，魏爾杜出去。

紐（悄悄地）我想，我們可以很便宜把這所房子買下來。

前客堂

魏爾杜進，看見路易絲。

魏路易絲，請到電話那兒去。電話在樓梯底下。

路我去，老爺。

魏爾杜回到客廳。

客廳

魏請寬恕，我就擱了時間。請到這兒。

前客堂

葛羅姆夫人走在前面，紐塔爾跟在她身後，最後是魏爾杜。路易絲正在接電話。

路喂！喂！……沒有人回答。大概是掛上啦。

魏好吧，謝謝。

他們向圖書室走去。

### 圖書室

葛蘿妮夫人，紐塔爾和魏爾杜維。

魏 這是圖書室。左面是食堂。（向葛蘿妮夫人）這兒很舒服，不對嗎？

他們向門口走去，沿樓梯向臥室走去。

魏 房子不很大，內部保持整潔是很容易的。我們甚至連僕人都沒用……（竭力想多瞭解些關於葛蘿妮夫人的材料）。不過給僕人住的房子倒有……如果您需要這房子的話。

葛 是的。我有一個女廚子和一個丫頭。

魏 那末在僕人屋內可以擺兩張床，——頂好啦，您用的不是男廚子，而是女廚子……哈哈！否則的話也可以利用樓上的一間臥室……（試探地）如果這些房子您全家選用不了的話。

葛 我沒有家屬。

魏 這是怎麼的？那末，你們只有兩位——您和愛人嗎？

葛 我的愛人早就死啦。

魏 真的嗎？噫……請到這兒來。

電話鈴又响，瘖啞地傳來路易絲的聲音。

路聲 喂！……找誰？等一會兒……華爾耐先生？

魏 （停在臥室門口）什麼事，路易絲？

路聲 公司裡找紐塔爾先生聽電話。

紐 你能答應去聽嗎？

魏 路易絲！領紐塔爾先生去接電話。

魏爾杜和葛蘿妮夫人走進臥室去：

臥 室

魏 這原是賤內的臥室。

葛蘿妮夫人環視四週。

魏 我們管這間房子叫我們的聖蘇錫。她很喜歡這間房子。在這兒度過了許多時光……噢，真叫人想念……真叫人想念呀！

葛 這兒太陽光很足。

魏 是啊，我們倆都喜歡太陽。可是有些人忍受不了臥室內的太陽光。

葛 不，我是喜歡的。

魏 是嗎？大概您是未年生的。

葛 您說什麼？

魏 我是說您的屬相。

葛 啊……屬相啊！

魏 您對這感到興趣嗎？

（熱情）很呢！

魏 您幾月生人？

葛 四月。

魏 我也是這樣想……屬羊的……喜歡天空和太陽……幻想者。是的，我從眼睛上看出這來的……您的眼睛——像是充滿了難以實現的和別人不能瞭解的希望的深湖。

葛 (高興) 很奇怪！

魏 (照直向她望去) 您的靈魂很有趣。我也是屬羊的，所以非常明白這類型的人。我們是——古代的靈魂。多奇怪，您正趕今天來！我覺得這是註定的。

葛 真的嗎？

魏 如果我和您接近些的話，我就可以告訴您……

葛 (她很感興趣，已經不是玩笑的樣子) 請講講吧！

魏 (顯着沒有希望的表情聳聳肩) 您就這樣再沒有出嫁過嗎？

葛 沒有。

魏 奇怪！您這樣性格的婦人……

葛 爲什麼呢……

魏 屬羊的人是忍耐不了寂寞的。

葛 我怕我想這樣的事已經太晚啦。

魏 多蠢！您才剛剛開始生活真正的生活的開始對於我們是在以後……嗯……(認真地) 啊呀，我的天，年歲到底有什麼意義？

葛 (憂鬱地) 對於婦道人家的意義很大。

魏 讓我告訴您，您現在對於男人們是比任何時期都更感到可愛。

葛 謝謝您的愛護。

魏 不，這不是愛護，我完全是和您坦白講。看來，幼年時代您是容貌很動人的，不過不論什麼樣的幼年時代都不能和您現在的年歲相比……具有這種熱情的成熟

…因此，現在在您身上會感覺到特別的妙處，特別有經驗，有女人的才智……特別……（用眼光測量她）特別是那種婦人身上的誘惑力！

**葛** 噢，您這是追求我啊！

**魏** 爲什麼不呢？爲什麼我不能像剛才您欣賞我樓底下的玫瑰花那樣來欣賞美麗呢？“真漂亮的玫瑰花！”您喊叫，而且不由自主地把它們放到嘴唇上……幸福的花啊！我也應當勇敢一點，像您一樣，使自己的感情自由解放。（突然間抱住她）您是——珍貴的女人……沒法用語言來表現……我有這樣的感覺，彷彿我已經瞭解了您的全部身世。

**葛** 鬆開！（掙扎）。

**魏** 這是如此的美麗……

**葛** 這樣太不好！

他們在原處盤旋——他企圖再抱住她，她抓住他的手，想要阻攔他。

**魏** 不……不……這樣很好……不可避免的……這是比我們有力量的……都是您的美麗造成的……請怪它吧……

在掙扎的時候，魏爾杜看見鏡子裡的紐塔爾，那人正站在門坎上，注視這個場面。

**魏** 請等等，不要動！……這是蜜蜂！我馬上把牠趕掉……嗚，這可飛啦！

葛爾尼夫人扭轉身，喊叫和拚命用力一推魏爾杜，使他從敞開的法國式窗子裡飛了出去，一直飛到外面的陽台上。紐塔爾跑到窗跟前的時候，恰好是魏爾杜回屋子的時候。

紐 你沒摔壞嗎？

魏 一點兒也沒有。我一定是滑出去啦。

紐 大概是。

葛 (氣哼哼) 我們該走啦。

紐 是，走吧。

魏 其餘的臥室您不願再看了嗎？

紐 謝謝吧，我看得足夠啦……不過，對不起，太太，也許您還想繼續看看吧？

葛 不用啦，謝謝吧。

紐 有什麼，那末……關於葛夫人的意見我們會由我們的公司通知您。

魏爾杜向旁一退，讓道給葛羅妮夫人，紐塔爾跟在她後面，最後是魏爾杜向外走，沿樓梯下來。

魏 很好……(向葛蘿妮夫人) 您准許把關於月令高低的書給您送去嗎？……自然，如果您對這感到興趣……

葛 (很乾燥地) 不用，謝謝，您不要麻煩自己吧。

魏 請寬恕，這算什麼麻煩？這一點也不麻煩我……只要您告訴一聲，我如何和您聯系。

紐 經過我們的公司。

魏 您隨便好啦。

他們從樓梯上下來走到過道。

魏 啊呀，是啦，您的玫瑰花！請不要忘記帶走它們。

葛羅妮夫人和紐塔爾轉身。紐塔爾做一個不能忍受的姿勢。魏爾杜把包在紙裡的玫瑰花從五斗櫃上拿起來，把它們遞給葛羅妮夫人。

葛 (拒絕) 謝謝您吧……實在用不到……

魏 (到底把花塞到她的手裡) 夫人，如果您不收下它們，那末可太使我難過啦。

葛羅妮夫人想從魏爾杜身上找到支持，但是他一躍不响。

葛 (毫無辦法) 謝謝。

魏爾杜很恭敬地吻她的手，照直對她的眼睛望去。

魏 再見，夫人。

扭轉身，大意地對魏爾杜行個禮，那人也同樣大意地向他答禮，和葛羅妮夫人一同走出。魏爾杜把他們身後的門一關，打起口哨來，匆匆忙忙向上走去。

銀幕上是向前飛馳的火車輪子。

火車內的單間

魏爾杜坐着和讀書。

看到愛菲列夫塔的巴釐景

意大利林蔭路上的咖啡店門口

魏爾杜坐在露天的涼亭上的一張小桌子旁邊，喝着咖啡，注意瞭望走過的婦人

一位盛裝的，衣服豪華的中年夫人走過來，坐在鄰近的桌旁。她解開長手套，因此露出了手上的鑽石鐲子。然後向旁邊的桌上望了望，她發現了魏爾杜，他也正在看她。

魏爾杜注視婦人。

婦人笑。

魏爾杜笑，對婦人點頭。

婦人瞞着魏爾杜的頭看一個正在這時走過來的人。新進來的人很不客氣地從魏爾杜跟前擠過，坐到她的桌旁。魏爾杜很激動，但是一個麗花女郎救了他。

她疑問地把自己的花遞給魏爾杜看。

他點頭招呼她過來，指著挑選的花。

**魏** 就是這一朵。

**賣花女** 謝謝。

就在他從衣袖管上拔下夾子要給魏爾杜夾花的時候，米烈和他的朋友拉文走到魏爾杜的桌旁。

**米烈** 魏爾杜！

**魏** （必恭必敬，而且有些客氣）您好，米烈。

**米** 老沒遇見您啦！請講講聽到什麼啦。

**魏** （玩笑的腔調）我不但什麼都沒聽見，而且簡直什麼都沒有懷疑（兩人哈哈大笑）。

**米** （指桌子）您要吃完了嗎？我們不碍事嗎？

**魏** 一點也不……我已經要走啦。請坐吧。

**米** 謝謝……（給他們介紹）這位是拉文先生……這位就是——魏爾杜先生，是我的老朋友。

魏爾杜拉文互相鞠躬。後然三個人都坐下。

**米** 魏爾杜——我的老同事。他曾在我們的銀行裡擔任會計助手。

**拉文** 這很好！

**魏** （露着憂鬱的笑容）這是很久以前的太平時候了。

**米** 嘔，也不算太久吧！

侍者把賬單拿給魏爾杜。

**米** 您現在幹什麼哪？

**魏** （一面付款，一面從口袋裡掏出一搭子鈔票）是的，這樣，什麼事都幫點忙……買賣房產……交易所……



米 （看見一厚搭子鈔票，笑着說）噢呵！您大概害了一個人吧！

魏 （笑）您猜着啦……哈哈！

米 可是交易所——猛跌，是嗎？

魏 （聳肩）現在才正是買進的時候，大家都在賣出。已經再不會有什麼大跌頭了。最低限度我是希望這樣。

侍者 （向魏爾杜）這是找頭。老爺。

魏 （向米烈和拉文）讓我來請你們吧？

米 （反對地搖頭）不用，謝謝吧。我們不願耽擱你的時間。

魏爾杜舉起掉上的零錢，給侍者小賬。

侍者 謝謝。

魏 既然如此，我們就再會吧。

米 萬事如意。

魏爾杜起立，和朋友們道別，當侍者遞給他一個小紙包的時候，他已經預備走了。

侍者 這是您忘的，老爺……

魏 （慚愧地笑）是的，是的，謝謝。再見，諸位。

米和拉 再見。

魏爾杜接過小包走出。

拉文和米烈注視着魏爾杜的背影。

米 是個能幹人……他運氣真好。他在我們銀行裡工作了二十五年，否則還會多。

拉 後來發生了什麼事情？

米 一九二九年銀行破產啦。於是魏爾杜就在第一批被裁了。

拉 服務了二十五年之後——弄成這個蠢樣子！

米 有什麼法子！經濟恐慌應對這事負責的。

商店的門口

魏爾杜手裡拿著小包走到門口，一隻貓妙妙叫著迎接他。魏爾杜打開小包（裡面是些剩食物），把裡面的東西扔給小貓。然後推開門。

商店的深處可以看見一扇門。

魏爾杜進。傳來電話聲，向樓梯跑去，走近電話，摘下聽筒。

魏 （莊嚴地）“魏爾杜父子木器商店，

交易所經紀人辦公室

經紀人在電話旁邊。

經紀人 這兒是巴倫格公司。我已經給您打了一早晨電話…

…市場上跌風甚厲。我們需要五萬法郎。

魏爾杜商店

魏爾杜在電話旁邊。

魏 你們什麼時候要錢？

交易所經紀人辦公室

經紀人在電話旁邊。

經紀人 再不能晚過明天早晨……在開盤以前。

魏 在明天早晨以前我到哪兒去給你們弄五萬法郎啊？

經紀人 如果弄不到錢那您就要破產。

魏 （昏亂）好吧，我試試看。

掛上聽筒，站了一會兒，考慮著，後來從口袋裡掏出一個黑色的小日記本，翻開它，看看錶，自言自語：

魏 我想……銀行四點鐘下班。如果馬上走，我可以趕上兩點一刻的火車，到那兒是三點半。

銀幕上是飛馳的火車輪子。

魏爾杜的手揪在門的鈴紐上。

開門，於是我們看見李吉亞——一個五十來歲，皺紋滿臉的，憂鬱而瘦削的婦人。覺得她是個自私而多疑的人。

魏 （微笑，莊嚴地）李吉亞！

李吉亞 （冷淡地）我以為你到印度支那去啦。

魏爾杜走進前客堂，李吉亞關上大門。

魏 我是到那兒去啦，親愛的。

李 請吧，一點溫情都沒有。走了三個月——連一行字也沒見。

他們從前客堂走進食堂

食 堂

魏爾杜跟李吉亞走進。屋子陳設的富於資產階級氣味。壁爐上面掛消鐘，每一刻鐘就响一次。

魏 你真沒有接到我的信嗎？

李 接到什麼信呀？

魏 差不多我每天都有信寫給你。

李 我一共就是在三個月以前接到一封電報。（自言自語）不知道鑽到哪兒去啦，扔下我一個人。我可能餓死——反正他也不會多少難過的。

魏 嗚，嗚，李吉亞……這是不對的。你自己有財產。你是不需要我的幫助的。

李 （狠毒地）是的，很走運氣，我不需要。

魏 （光火地）李吉亞！

李 好啦！說吧！你打算要我的什麼吧？

魏 什麼事也沒有，親愛的。

李 怪事！

魏 我只是回家來啦。啊呀，李吉亞，我沒想到受這樣招待！

李 受什麼樣的招待？

魏 我想，你總要叫我高興一下——這就是一切。

李 （諷刺地）哼……這就是一切嗎？

魏 （溫柔地）呶，呶，不要嘲笑吧。

李 嘲笑！只有你向我要什麼東西的時候，你才到我這兒來。

魏 （露着開玩笑的威風樣子）李吉亞！我不想爭論。這是很可厭的！生活是很容易變成什麼低級的和庸俗的東西。我們是要竭力保存它的美麗的和善良的東西。我們已經不年輕啦。晚年的時候一個人是很難過的……我們需要愛情……溫柔。而且主要的——我們相互之間需要。

李吉亞扭轉身。他急忙看一下錶，然後走到她面前，抓住她的手。

魏 啊呀，李吉亞……我們曾經一同享受過那樣美妙的，幸福的日子……而且我們還要不止一次地享受那種日子。

李吉亞掙脫手，向後退去。

李 對於所有這些愚蠢的把戲我已經顯得太老啦。

魏 呶，這事，你又談起自己的年歲來啦！我還以為你已經

完全治好這毛病了呢。

又走到李吉亞面前，愛撫地摸她的手。

李 你就給我治好啦！…因為你就這樣從我這兒逃走啦…  
魏 親愛的，我應當去……我的職業要求我這樣，因為我是工程師。

李 很可惜，我根本不知道這個，什麼時候同意你的。

魏綱杜又不安地看錶，然後抱住李吉亞。

魏 你聽，李吉亞……

李 坐下！

他坐下。

李 你在印度支那幹什麼啦？

魏 （不經意地）建築橋樑，我的親愛的……（他腦袋裡忽然出現新的念頭）應當告訴你——我們碰到了一堆不愉快的事！繪圖員是個完全沒用的傢伙，又得做新計劃。而且在完工之前和我們解除了契約——由於危機。

李 什麼危機？

魏 顯然，是什麼財政危機。

李 不明白你說的什麼。

魏 說的是已經許多年來沒見過的恐怖慘劇。到處的銀行裡都停止提存。

李 可是報紙上對於這事一點也沒有登載！

魏 還說哪！他們竭力不要洩漏這消息。但是秘密通知我們了。

李 我不信！

魏 有什麼，你根本用不到爲這事擔心的。

李 (受驚地) 你說是什麼財政危機嗎？

魏 你等着好啦——你會看到。明天就開始大混亂，大家都向銀行跑。

李 胡說八道！

魏 (鎮定地) 當然，對於你反正一個樣。不過這事使我非常恐慌。

李 (露出向上升長的不安情緒) 也使我恐慌！

魏 (不經意地) 爲什麼？你根本什麼都用不到怕。

李 不要裝傻吧！我的全部金錢，直到最後一個蘇，都存在銀行裡。

魏 什麼？！

李 你是很明白地知道這事的，用不到裝什麼混蛋。

魏 你的錢存在什麼銀行裡？

李 噢，自然，存在相互借款公司。

魏 存在相互借款公司！噢，主啊！這公司的情况比所有的銀行更壞。把自己的錢從那兒提出來吧！火速！幾點鐘？

李 你的精神沒有病嗎？

魏 我根本還不能相信……李吉亞，不要浪費時間！明天所有的銀行都停止提存。

他站起。戴上帽子。

李 我這些錢可怎麼辦呢？我把它們藏到哪兒去？

魏 以後我們再談這個。

李 我可不願意把七萬法郎放在家裡！

魏 多少？……呷，反正這是一樣。不要把時間浪費在談話上啦！趕快，你要來不及的！快！快！

當天晚上在李吉亞的客廳裡

魏爾杜彈鋼琴，李吉亞坐在桌旁，正在桌燈底下數從銀行取出的款。桌子上——是她的裝貴重物品的小保險箱。

李 不對，這是發瘋！爲什麼我要這樣做！

魏 （繼續彈）等着吧——你會看到我是對的。

李 銀行裡的會計員說，這都是胡說八道。

魏 你以爲他告訴你的是實話嗎？

李 （聳肩）我對他信任，比對你要多信任些。（查自己的貴重物品）爲什麼我不把這一切東西都放在保險箱裡呀！（看魏爾杜）爲什麼？

魏 我的親愛的，這樣可怕的危機可能引起革命……而新的政府可能沒收貴重品……不，頂頂保險的辦法是放在自己家裡。放在這兒它們就不會逃出你的手啦。

李 你是想說——逃不出你的手？

魏爾杜起立。他的臉上露出奇怪的表情。

魏 李吉亞，你累啦。你要好好休息一下。

魏爾杜溫柔地抱李吉亞，她光火地推開他。

李 我不知道我的腦袋長在哪兒，我會信了你的話！真是沒聽說過的事！把所有的東西都從保險箱裡取出來，統統拿回家來！賊崽子會鑽進房子來的……

魏 真是胡塗！

離開她的椅子。

李 還好，我沒有僱老媽子！

魏 一夜工夫你的錢不會發生什麼意外的。

李 最好還是能放在原來存放的地方。

魏 呶，好——如果你這樣不放心，明天一清早就把它們放回去吧。

李吉亞從桌旁立起，拿起小保險箱。

李 我一定要這樣做。關上這兒的電燈！（走到前客堂去）

魏爾杜關掉電燈，跟他出來。

### 前客堂

魏爾杜進。李吉亞已經在等他。

李 你把所有的門都門上了嗎？

他們順樓梯上去。

魏 老早，天一黑就門上啦。

李 窗戶呢？

魏 放心吧……一切都很好。

李 （激怒地）我問是不是關上啦？

魏 （鎮定地）是的。

當他們走到上面樓梯口的空場時，李吉亞擰滅電燈，走進臥室去，門關在那兒。她在臥室裡揮亮燈，光亮從門內流出去。過道的頭上——是窗戶，滿月照進了窗子。被迷惑的魏爾杜慢慢的走向窗前。

魏 多末美的夜啊！

李 李 （從臥室內）是的……月圓時候。



魏 真是美麗呀！……這是蒼白色的光……黎明的時候…

李聲 你說的什麼話？

魏 我是說黎明，親愛的。說的是被月光迷惑的美少年。

李聲 讓他安靜地睡吧，你也躺下去睡吧。

魏 馬上就睡，親愛的。（向臥室走去，迷迷糊糊地嘟囔）。“我們的腿陷在花裡……”

-出現臥室的關着的門

李聲 呸，快點吧！……關燈。

魏聲 看看月亮！它還從來沒有這樣明朗地照耀……這樣不知道害羞！

李聲 “不知道害羞的月亮！”哈哈。天哪，你是什麼樣的“混蛋哪！想想吧！”不知道害羞的月亮！

音樂轉成刺耳的劇音，後來漸漸沉默下去。

仍然是樓上面那條過道。清晨

太陽光透入敞開的窗戶，不知什麼地方有鳥聲。高興的魏爾杜，透過牙齒哼唱，從臥室走出。他手裡抱著李吉他的食物箱。他在閉上門之前又向臥室回顧一眼，仔細檢查是否一切都很順利，然後由於檢視臥室而感到滿意的他向下跑去，走進客廳。

### 客 廳

魏爾杜進，坐到寫字台前，打開保險箱，掏出鈔票，把它們數了兩遍，手勢表現有職業的熟練樣子查鈔票。後來把錢放進口袋，站起來，走到前客廳的電話處。

### 前 客 堂

魏 請接長途台。喂！請掛巴黎，交易所巴倫公司……說話的是阿瓦倫，六二一〇……您給我掛過來？好。

掛上聽筒。

## 厨 房

魏爾杜急忙走進，準備做早飯。把水倒進茶壺，把它放在爐子上，想把兩隻杯子放在桌子上，但是想起來，現在只用一隻了，又把另外一隻杯子放進櫃去。前客堂電話鈴響。

## 前 客 堂

魏爾杜跑到電話地方。

魏 喂

聲音 巴倫格公司。

魏 我是魏爾杜。我馬上就打電報給你們滙五萬法郎去。這够了嗎？……好。不，我暫時不準備上巴黎。我要先把這兒些事情處理好。不過我會和您保持聯繫。

銀幕上是飛馳的火車輪子

像畫一樣的農莊

十英畝大一塊地和一座瀟頂的小別墅

小別墅

敞開的窗戶

一個五歲的很漂亮的小男孩從窗戶向外望。

他忽然看見魏爾杜。從小別墅的門內跑出，沿小路跑。

彼得 爸爸！

雙手抱住魏爾杜的脖頸。

魏 好啊；彼得……媽媽在哪兒？

彼 在花園裡……走，我告訴您在哪兒。

他抓住父親的手，拉他進屋去。他們沿着窄過道走。彼得不住口的說。

彼 你知道嗎，我決心栽一座樹林子。你看見沿路有些小松樹嗎？這都是我栽的。

他們在黑過道裡停下來。

從敞着的窗戶裡可以看見照滿了陽光的小花園，各種花草，五彩斑斕。彼得的母親，摩娜手裡拿着一本書，坐在橡樹下面的一張有輪子的轉椅上，被強光映照著。小孩子用手勢止住父親。

彼 她沒有看見你。快藏起來！

把魏爾杜推到旁邊不能看見他的地方去。現在我們看見魏爾杜的妻子；先看見她在矯正器上的雙足，然後看見一張紅郁郁的，印象強烈的，三十五歲的婦人面孔。

彼聲 媽媽！

摩 （眼睛沒離開書本）你要什麼，彼得？

彼 瞧！

摩 擡起頭。

摩 （笑容）安利！

魏 （走近）恭喜恭喜，摩娜！

摩 （懷疑地）今天我有什麼喜事啊？

魏 你怎麼能忘掉……今天是廿四號……我們結婚紀念日整十年啦，我的朋友。

摩 我的天……噢，自然……

魏 你看，這些東西對於我比對於你有意義得多……

摩 安利！（吻他）十年……好歲月！

魏 謝謝，親愛的。

彼得手裡抱着小貓，注視着父母的見面。

彼 你可給她帶禮物來了嗎？

摩 彼得！

彼 因為女人們都喜歡禮物。

摩 女人們就是不喜歡萬事通的小孩子。

彼 什麼是萬事通？

摩 就是那種什麼事都懂得的小孩子。

彼 那末暫時不要叫我上學校啦。

摩 不對，孩子們成爲萬事通並不是因爲在學校念書的關係。

魏 噢，不過禮物我反正是給她帶來啦（把一張房照遞給摩娜）。

摩 （激動）噢，安利……我真高興！

魏 現在再沒任何一個人可以把它從咱們手裡奪去啦。

彼 （迷迷糊糊）媽媽，他送給你什麼？

摩 這座美麗的房子和花園。

彼 噢……我以爲它們早就是咱們的啦呢。

摩 現在它們才是咱們的。

暫停。摩娜和魏爾杜互相含笑望簷。

魏 大概你很失望吧，小兒子？

彼 我以爲你要送給她什麼能裝扮的東西呢。

魏 什麼東西，你舉個例子？

彼 （想想）我想看見她的頭上戴着那樣美的寶石王冠……像神仙戴的……

魏爾杜和摩娜哈哈大笑。

魏 噢，不行，我可不願意……怎樣也不能太快。

聲音 彼得！彼得！

摩 冉妮塔叫你。快去吃飯。

冉妮塔進，拉住彼得的手。

彼 今天我可以和你和爸爸一塊兒吃飯嗎？

顯那疑問地看魏爾赫。

魏 今天可以。

彼 （在向外領他的時候）今天我可是要和媽媽爸爸一塊兒吃飯啦！

他的聲音消逝在屋內了。

魏 真是幸福——休息一下在森林裡打仗所受的疲勞。

摩 （自己笑，打起毛衣來）森林裡打仗……你太累啦，安利。

魏 （漫不經心地）是的，一定是……呸，沒關係，再做兩年，如果運氣好的話，就可以拋掉不幹啦。

摩 不行，如果你在這種工作上要損失健康的話，那末我希望還是和你住在一起。

魏 永遠不會這種樣子的！

摩 那末我們可就幸福了。

魏 現在呢？

摩 自然現在也幸福。不過……

魏 不過什麼？

摩 你很使我害怕，安利。

魏 （溫柔地）我完全沒有這種意思。

摩 你的情況使我不能放心。

魏 什麼意思？

摩 有時候我覺得，你看待一切都是絕望的……

魏 是這樣的時代……絕望的時代，我的朋友……幾百萬

飢餓人和失業人。一個人想度過我這個年歲是不容易的。

摩 我知道。（祈求地）不過我希望你相信我。

魏 （警惕地）對什麼事？

摩 對許多事……我可以幫助你……

魏 （愛撫地）這樣你就是幫助我啦。

摩 不，我想幫助你的工作。

魏 嗚，不用……這是男人的事情。

摩 爲什麼你這樣想？

魏 我確信是這樣。不過……

魏爾杜推前摩坐的椅子，沿小路向房子走去。

魏 不過當四週一切已經很陰暗和很悲哀的時候，我的思想就進入我另一個世界……這個世界——就是你和彼得，是我在世界上唯一可愛的。

音 樂。

飯 廳

左面是壁爐子。魏爾杜把摩坐的椅子推進，把椅子推到壁爐跟前。彼得坐在爐子前面，膝蓋上放一隻小猫，一看見母親，站起來，走到她面前。

彼 媽媽，你什麼都不要嗎？

摩 請把晚報拿來吧，也把便鞋拿給爸爸。

彼 鞋就放在這兒啦！

他跑到父親面前，那人這時正坐到摩對面的椅子上，他就給他解開皮鞋帶。

彼 還是在爸爸沒來以前，我就把鞋放到這兒啦。

魏爾杜用鼻子嗅一下。

魏 這是怎麼，我們家好像有炒菜味？

摩 （正在織毛衣）是啊，安利。是你要求請客人來家吃飯啊。

魏 是的，是的，自然。

小孩子繼續給父親解鞋帶，抬起眼睛。

彼 爲什麼我們不吃肉，爸爸？

魏 因爲我們是吃素的，兒子……包台洛家的人答應來嗎？

摩 是的。

魏 很好。

彼 這個包台洛是什麼人，爸爸？

魏 噢，你認識他們的！就是那個開藥房的人。咱們和他家是好朋友。

摩 （想起來）啊呀，是的……泰納爾來打聽打聽，你在下星期三能不能到教堂市場上去當次管理人。

魏 遺憾得很，不成了……我明天一清早就得到里昂去。

摩 噢，安利……這樣快！

魏 有事情，我的朋友。就這樣我已經還晚啦：說老實話，兩天以前我就該到那里。彼得，你把報紙藏到哪兒去啦？

彼 你坐在報上啦，爸爸！

魏 啊呀，是……（從身底下抽出報紙）。

摩 讓我來大聲念吧。安利，你應當保護眼睛。

魏爾杜把報紙遞給彼得，他又交給母親。

摩 （讀題目）： “世界經濟恐慌……各國的失業者增

加……”

魏 拉倒吧！這太傷心啦。

摩 （把報紙放在膝蓋上）安利，只要想一想，我們的運氣有多好……我們是多麼幸福的人……

魏 （沉思地向天棚望着）是的，我有工作……如果我失掉工作，總能找到另外的工作。（向下望小孩子）。

彼得坐在火前的小地毯上，撫摸着小貓，也不知在深思什麼。

魏 青年人，您這是在想什麼呀？

彼 你知道我想什麼嗎？我想給聖誕老人寫封信。

魏 不太早嗎？

彼 不過我什麼都不向他要。只不過寫一封朋友信。

魏 （表示嚴肅的樣子）啊哈……明白啦……

彼 他是個什麼樣的人，爸爸？

魏 聖誕老人嗎？他很善心和很慷慨……對於富人。我個人對他並不喜歡。

彼 爲什麼，爸爸？（激怒小貓）。

魏 （對自己的玩笑感到有趣）他是一個紳士和陰謀家：他的唯一的工作——是沿着烟囱向上爬和到處亂鑽。

魏爾杜轉身，看見彼得正在擰貓尾巴。

魏 彼得，不要擰貓尾巴！我看你有殘忍的脾氣。我不明白，你這種脾氣是打哪兒來的。

彼 我是這樣和他玩哪，爸爸。牠喜歡這個，牠不痛。

魏 不對，牠痛的。你對待牠太不好啦。記住：有一次殘忍就會產生另一次的殘忍。



前客堂鈴聲。

魏 這大概是包台洛。

超立，對鏡子裡照了一下自己的影子，走出。

過 道

包台洛夫妻進。女僕幫着瑪爾塔脫衣服，莫里司自己脫大衣。這是一位鄉下藥房的經理，小個子，瘦弱的人。他很能幹，精通自己的全部業務，喜歡炫耀科學名詞。包台洛夫人——一位很胖的太太，憂鬱，不多說話。她的答話永遠是很簡單。

魏爾杜進。

魏 啊，瑪爾塔……（吻她的手）。還有莫里司……您好，我的親愛的！實在話，我非常高興看到你們。

包台洛 您成了我們這兒的生客人啦，安利……

瑪 （和他們一同走向飯廳去）是的，真遺憾。

摩 親愛的瑪爾塔！

瑪爾塔 您好，摩娜，健康如何？

摩 彼得，給包台洛夫人把椅子搬過來——這兒，放在我旁邊。

瑪 謝謝。

彼得搬椅子來，瑪爾塔坐下去，對於以後的話她就沒有再發過一言。莫里司定到摩娜跟前。

摩 近況好嗎，莫里司？

包 您的傷風怎樣啦？

摩 完全好啦。

包 我的丸藥吃過嗎？

摩 (抱歉地) 您知道，我……

包 啊哈，沒有吃啊！……不好！這是很有力量的藥。

魏 (走到他面前) 我的親愛的，您應當知道，摩娜在我這家裡是個怪物——不喜歡吃藥。

包 這些藥丸子不會有害的。瑪爾塔經常吃它們，我把所有的藥都要由她來試試，就像用海狗試驗一樣。

女僕進

女僕 開飯啦，太太。

包 嗚，安利，事情怎樣？

魏 很好。近來的事情忙得發昏。

包 不過我希望，這一次您能在家多住些日子吧？

魏 喔喲，不行！明天天一亮我就得走。

銀幕是飛馳的火車輪子。

火車裏的單間

魏爾杜檢視李吉亞的寶物。

火車頭鳴笛。

它的刺耳的聲音變成了安娜蓓拉的笑露。

哈哈大笑的安娜蓓拉

還是一個四十多歲，愚蠢而又喜歡胡說的女人，從前是旅館的女招待。

安娜蓓拉的廳飯

一間用餐價約和令人驚叫的陳設佈置起來的房子。安娜蓓拉和她的客人——章姬，達爾蒙和章姬的丈夫卓。兩人——都是小經理人和依靠跑馬騙人的傢伙。安娜蓓拉請他們喝葡萄酒。她停止笑聲，一氣喝完自己杯裡的酒，站起來，歡鈴。

安娜蓓拉 (以下簡稱安) 再沒有比這更好的葡萄酒啦。等船長來的時候，我一定要告訴他。

卓 什麼時候您才能盼到他來呀？

安 他坐六點鐘的里昂快車來。

卓 快六點啦。我們要走啦。

安 你們忙着哪兒去？再喝一杯。

安娜薇拉站起來，走到門口。卓用手勢向卓姬解釋，應當走出去。

安 我也不明白，我的老媽子跑到哪兒去啦！（喊叫）安  
 惶待！（向客人）對不起，我馬上回來（到廚房裡去）。

### 廚 房

安娜薇拉進。女僕，是個白頭髮女人，一張疲倦的臉，又髒又瘦，正在吃飯。

安娜薇拉一直走到食物櫃前面，

安 您饜了嗎，怎麼的？我累死啦，可是她……

女僕 對不起，太太，我沒聽見。

安 就不想聽見。

從櫃裡拿出一瓶白蘭地，走到桌前。

安 嗯……羊肉餅！早飯剩下的那條魚呢？

女僕 我把它扔啦……那只剩了些骨頭啦。

安 足夠您吃一頓飯哪……在這樣困難時期扔吃的東西！

女僕 對不起，太太……我不吃魚。

安 真好！不吃魚！噯，要這樣我能找到一百個吃魚的女  
 孩子。您可以收拾收拾自己的東西，請走吧。

向飯廳走去。

安 （自言自語）我喜歡這樣啊！羊肉餅下飯！明天他就  
 連吃羊肉都不能滿意啦，她還會吃牛肉扒呢！

### 飯 廳

安娜薇拉進。

安 她還愛吃牛肉扒呢！

韋 您發什麼火？

安 啊呀，這個女用人！

韋 是的，對她們要有耐心！

安 不行，我不想忍耐。我馬上就辭退她。不過船長馬上就來啦，可是我却沒有用人啦！

卓 我們要走啦，安娜蓓拉。

安 爲什麼？

韋 不想妨碍您。您已經和他有一個半月沒見面啦。

安 不要胡說。我的船長不會咬人的！對於那個人你還沒明白我的意思。呸，喝一杯，韋姬。

韋姬向卓望一眼，那人聳聳肩，彷彿說：“有什麼辦法？”

卓 好吧，我們坐到他來的時候。

韋姬把一付撲克牌遞給安娜蓓拉，她真洗牌。

韋 現在把牌分成三份。

安娜蓓拉照辦。

卓 船長要在這兒過很久嗎，安娜蓓拉？

安 約一星期……以後還要出發航海。

韋姬在談話的時候，把褲子上的牌收到手裡，把老門檢閱了一下。

韋 又要去一個半月嗎？

安 （點頭）是的。

韋 這樣可有它好的一方面。

安 不。我還不能達到這一點。

女僕 （進）查林先生請您聽電話。

安 告訴他我不在家。

女僕下。

安 這個人要害死我，說實在話！

卓 他要幹什麼？

安 他要我買他的股票……也不知發明了一種什麼用鹼水製汽油的機器。

卓 大概現在他們不叫你安穩吧？

安 不要說起啦！自從我買彩票得中以後，就有幾百人包圍住我啦！

韋 我要處在您的地位時，可就要小心啦……

安 放心吧。縱然他們乘降落傘落到我的屋子裡，他們什麼也弄不到！

卓 （懷疑地）用鹼水製汽油？

安 （認真地）我總是覺得，這是很好的理想。

韋 （看牌）天哪，真是一手好牌呀！毫不奇怪，所以牠能中彩票！

安 怎麼，又會成功嗎？

韋 完全可能。

把最後一付牌的頂上面的一張翻開，這是一張黑桃雞心。安娜薇拉在韋姬齊牌以前已經看見它了。

安 黑桃雞心！……這有什麼幸運？這張牌是預示死亡的。

韋 不要激動。你的事情總是這樣，如果你的趾頭扭了筋，你要是一路到香蕉皮上，滑一交，跌個跟頭，脖

頸就又会直過來的。

街上傳來鈴聲。

安 這是船長！

她急忙走到前客艙去，開門。船長（魏爾杜）進。魏爾杜全付海員的裝束，外面看起來很儉樸，很漂亮。

安 路易！我的小猫！

他擁抱她。

魏 （莊嚴地）安娜蓓拉！

她把他推離開自己的身旁，欣賞他。

安 唔唔……你的樣子這樣勇敢。是一隻真正的海狼！

安娜蓓拉拉着魏爾杜的手走進客廳。

安 走……我來給你介紹介紹我的朋友……韋姬，這是彭耐爾船長……這就是——韋姬……說實話，我忘了你的新姓了……

韋 達爾蒙……不過你們可以簡單地叫我韋姬好啦。

魏 很高興……

安 這就是——卓·達爾蒙。

魏爾杜一聲不响地對卓行禮。

卓 你好。（向安娜蓓拉）我們該走啦。（向魏爾杜）對不起……很高興和您認識，船長……

韋 （輕輕地告訴他）彭耐爾。

卓 彭耐爾？有什麼，只剩下說——“晚安”啦。

安娜蓓拉送客人到前客堂，然後回到魏爾杜面前。

安 小猫！

- 魏 這是些什麼人？
- 安 我的朋友。我是在跑馬場上和他們認識的。
- 魏 要小心點……你太容易和別人交朋友啦。記住，不見重子是不能撒鷹的！
- 安 嗚，我們有工夫談清楚他們的。最好還是談談，爲什麼你整整誤了兩天。
- 魏 請寬恕，我的天使……你看見嗎，當我們通過海峽的時候，刮起西南風來啦，一下子就使我們擱淺啦。一直等到潮水來的時候，才把我們解救了。
- 安娜藉口裝着聽的樣子，其實她的思想上被別的事情煩擾着。
- 安 真是不愉快的事情！……不過你說說，你自己很規矩嗎？
- 魏 這是什麼話！
- 安 你沒有和外國女人發生關係嗎？
- 魏 你腦袋裡怎麼會想到這個問題？
- 安 （恨恨地）每當你出發航海的時候，我腦袋裡就什麼都會想到。
- 魏 （表示溫柔的責備）你看這，我們的嗜好不同：我在離別期中只有一個念頭——想你。
- 安 我是這樣相信你呀！
- 魏 每一分鐘……不管是在艙裡，是在船長室，甚至於在船頭上，我都沒有忘掉你過……竭力在猜測你在幹什麼，你遇到誰啦。
- 安 （擁抱他）我的小猫！

魏 (迷惑地) 每當夜間只剩下我一個人的時候……站在回歸線的星空下面……從跳舞廳裡傾瀉出維也納華爾滋的甜蜜聲音……

安 貨船上還有音樂？

魏 (張口結舌，急忙地) 呸，是啊……我們有無綫電(混亂中)……你打斷我的話，使我忘掉要告訴你的話啦。

安 你說永遠想着我哪。

魏 想你？呸，自然……是啊，是啊，想你……我幻想這兩隻美妙的肩膀……(從肩上起撫摸她的手臂，一直向下)……還有手臂……(握住她的手)……還有這髮髻……(用手愛撫她後腦海上的頭髮髻)。想念可愛的動人的髮髻……讓我來吻吻這塊地方！

吻她的後腦海，又皺皺眉。

安 啊呀，如果你不要再出發航海，那有多好！

魏 我的天使，我也願意這樣啊。我早就想留在家裡，而且陪伴你。

安 那末爲什麼你不留下呢？

魏 親愛的，如果不掙錢我就沒法生活啦。現在是困難的時期。

安 可是我有錢。

魏 那可不幸，我不能這樣下賤——要你的錢。你是知道的。

她露出歡欣的笑容望着他。

安 不過……



魏 如果我能掙進錢來的時候，我才能拿錢……而且那時候你的錢也堆成堆啦。

安 你想說什麼？我不明白。

魏 如果你能委託我代替你經營事業，我可以把你的財產增多一倍。

安 （她立刻發生了疑心）不，謝謝吧。我自己會經營自己的事業。

魏 對不起，我的愛人，我是不能同意你的意見。

安 （激怒）這事情我們已經說過不止一次啦。

魏 不幸，你不信任我。

安 我信任你，不過……

魏 不，你不信任！不信任！這真叫我難過！這真使我的愛情前途黯淡，又妨礙我們的幸福。你準備信任一切人——就是不信任我！別的人可以任意搶奪你，欺騙你，把一切荒唐東西賣給你……你就像魚上釣餌一樣，上各式各樣的當。

安 你對商業明白的太多啦！

魏 我的愛人，比你明白的可多的多啦。

安 上一次你跑到我這兒來，一開口就說所有的銀行都面臨破產……催促我把所有的錢都從銀行裡提出，藏到家裡來。很幸運，我沒聽你的話。

魏 好，我們不談這個吧。

安 不過請你不要生氣。

魏 （鎮定地和威風凜凜地）我不生氣，安娜蓓拉。我只

不過想說，你那經過了許多糊塗計劃之後，還剩下來的一點點財產，再不要白浪費掉啦……買些什麼都不值的股票……

安 股票並不都是這樣的……

魏 全都沒有例外。

安 反正我相信太平洋電氣公司。……

魏 噢，主啊！又是一種新投機事業！

安 我已經對你說過……他們發明了一種機器，可以在波浪上航行。機器只要這樣一搖動……（用手做比劃）那末輪子就這樣活動起來……（用食指繞另外一隻手）這樣就有了電啦。

魏 那末如果海要安靜和沒有波浪——可怎麼辦呢？

安 啊呀，不要成為這樣一個悲觀主義者吧！

魏 我就是管這叫做——迎風扔鈔票。一定會通貨膨脹。很快紙幣就會失去所有的價值，——你可曾經採取了什麼辦法嗎？……

安 （打算對他和緩一下）照你的意見，我應當怎麼辦呢？  
魏 聰明地把自己的錢安放起來……也就是安全地……買些有實在價值的東西……土地，房子，比什麼都好的是——寶物。

安 （用手指彈了一下）哈哈！這真滑稽……

魏 滑稽什麼！

安 我在你的勸告以前早就這樣做啦！

魏 做什麼啦？

安 買了寶石……金鋼鑽。

魏 打誰手裡買的。

安 打一個朋友手裡。

魏 打一朋一友一手裡？

安 嘍，嘍，不要鬧笑話吧……從韋嬾的丈夫卓手裡。你剛才在我這兒看見他們啦。

魏 可是有什麼人這樣買寶物呀！

安 不要胡來吧……卓手裡有一塊『紅寶石』，他是買的贓物。我買來的很便宜……這樣許多大寶石——一百八十克拉，我一共只付出兩萬法郎。

魏 不可能的，你一定是用這些錢買了些玻璃！

安 錢是用啦！也並不是買的玻璃！

魏 你怎麼知道？

安 你還清醒嗎？

從袋裡掏出一隻小口袋，把寶石都傾倒在桌子上。

魏 讓我來看看。

安 如果他們只是來騙我……該死的騙子手們！所以他們才這樣忙着要走！

魏 我馬上就告訴你騙你沒騙你。

從背心口袋裡掏出一個放大鏡，是珠寶商人用的，把它放到眼睛上。從桌上拿起一粒寶石。

魏 我就知道這是……假的！（拿另一粒）這是玻璃，混蛋，頂平常的玻璃！

安連聲拉人聲喊叫，跌倒縮成一團。

仍然在那間房子裡。黃昏。

魏爾杜來回走個不停。鐘鳴七下。

魏 (看鐘) 七點。八點鐘我就得趕到。

安 你真立刻就要走嗎？

魏 我是——船長。修理船的時候，我一定要到場。

安 修理？

魏 是啊……要修理船上的棧橋。

安 (又哭起來) 我可要剩下一個人啦……甚至於一家裡連個用人都沒有。

魏 我可是沒有法子幫你的忙。

安 (訴怨地) 爲什麼你要來？

魏 想把你從騙子手們的爪子裡救出泰，他們想要劫奪你。

安 我把他們送進監獄去！

魏 不行，你是不能這樣辦的。你買的時候，事先已經知道是贓物啦。(鄙視地) 這就是不老實的懲罰。

在屋內走。

魏 浪費了五萬法郎，你可得到點什麼？什麼也沒有……除了這所房子，連一件貴重東西都沒有，如果你再要胡亂搞各種犯法事件，就連這所房子也要給你沒收啦。

安 嗚，不對！不會沒收。

魏 一定沒收。

安 不對，不會沒收……用你的名義買的房子。

魏 什麼？！

安 我上星期這樣做的，因為我聽說他們已經算計到我存銀行的賬目啦。

魏 銀行的賬目？！

安 放心吧。他們什麼目的沒達到。我把自己的錢取出來，藏到可靠的地方啦。

魏 在這兒，家裡嗎？

安 藏的地方誰都找不到。

魏 （憤怒）這又是……永遠是疑心和不信任我。

安 不是啊，親愛的，完全不對。這只是我的自衛方法，這就是一切。

魏 魏爾杜的臉表現集中的，沉毅的表情。他在屋內走來走去，也不知想什麼。安娜薇拉這時正對鏡子試帽子。戴上一頂……帽子樣很不好看。正想自己事的魏爾杜忽然拾拾很諷。安娜薇拉一聽見他的目光就笑笑。

安 你喜歡嗎？

魏 頭一頂你戴着大點（靜止）。你知道我現在想什麼嗎？我很不願意把你一個人留在家裡。

安 那末就不要走啦！

魏 我可以明天早晨走。

安 留下吧！我和你不夠到哪兒去一下，快活快活。很美妙地度過黃昏！

魏 你對的。雖然我是船長，而且我還有責任，——可是我不能留下你一個人在這兒過夜。

安 （吻他）親愛的！

## 音 樂。

咖啡店。夜，很喧鬧

高台上有六個姑娘跳康康舞，下面的舞廳裡舞客們跳舞。瘋狂的風流調子。一個男人把一頂女人帽子斜戴到眼睛上，可是遮不住他的禿腦頂。

安娜薇拉和魏爾杜跳著舞，用一隻口紅棒向在前面跳舞的男人的禿頭頂上抹了一塊紅。等音樂聲停止之後，安娜薇拉和魏爾杜回到自己的小桌旁。魏爾杜忽然不知想起了什麼事情，站起身來

安 你往哪兒去？

魏 我要打個電報給輪船上。

安 你可要快點回來呀。

魏 我去一分鐘。葯房就在旁邊。

安 葯房？！

魏 我說錯啦……是要說——郵政局。

走 出。

葯 房

飯店裡的音樂傳送到這兒。下面的整個場面都是用手勢表演的。

魏爾杜進，對葯劑師也不知說的什麼，而那人聽完後，就走到裝葯的架子前面。

擺滿瓶子的架子。

葯劑師的手舉起；從架子上拿下一瓶裝有麻醉劑的瓶子。然後從大瓶子裡倒一些進小瓶子。葯劑師的手把小瓶子用紙包起來。葯劑師把紙包遞給魏爾杜，那人就很高興地向他笑着，從葯房裡走出。

飯店的舞廳

魏爾杜走到自己的桌前。安娜薇拉正和一個魏爾杜也不認識的男人一同坐著。魏爾杜疑惑地先望了他一眼，然後望望安娜薇拉。

安 （有點醉意）啊，路易！認識一下，這是查林先生

……（向查林）這是外子，彭耐爾船長。

魏 （乾燥地）您好。

查林 （口吃地）晚安。我是用海水製造汽油的公司經理人。

魏 什麼公司？

侍者走近，把支票本遞給安娜蓓拉。

侍者 這是支票，太太。

魏 這又是爲什麼？

安 （填寫支票，莊嚴地說）這是一件私事，我的朋友。

查 （快活）也許，您對這事感到興趣吧？把海水變成汽油的機器。

安娜蓓拉把支票遞給查林。

魏 把支票給我！

搶過支票，撕成粉碎。

查 您怎麼敢！……

魏爾杜打查林一個耳光，查林也回敬他一個耳光。魏爾杜拼命推他一下，他們的桌子和旁邊的桌子都翻倒了。大混亂……

安娜蓓拉的臥室。夜

安娜蓓拉睡在床上，已經在打鼾。魏爾杜坐在轉椅子上，注視着她。

安 你以後再也不許當着人面前侮辱我啦！

魏 我阻攔你不要弄出胡塗事來。

安 我還不是像你所想的那樣傻瓜。我得中了彩票……可是你連這都辦不到！

魏 （藐視地）用海水造汽油！大混蛋也不會想得出來的！

安 如果這能成功，整個海洋就都是我們的啦，——明白

嗎？

魏 胡說八道！

安 啊呀，你睡吧，完啦！我想睡啦。

靜止。魏爾杜一聲響沒有地換一下座位，爲了可以更方便一點看安娜薇拉。

魏 馬上就來，親愛的……祝你安睡！

安娜薇拉沒有回答！她睡着了。魏爾杜輕輕地把自己的綢領帶解下來，把它放在膝蓋上。然後由口袋裡掏出一大塊棉花，把它放在領帶上。從另外一隻口袋裡掏出裝麻醉劑的小瓶子，但是當他正要打開瓶子時候，安娜薇拉發出了鼾聲。魏爾杜一嚇，哆嗦起來，把小瓶子塞回口袋去。後來，確信安娜薇拉已經睡熟，又打開小瓶子，把領帶拿到一隻手裡，裝麻醉劑的小瓶子放在另一隻手裡，悄悄地向床前走去。忽然從下面傳來一種喧鬧聲：聽着像是大門開了，後來又關上了。魏爾杜愣在原處。急忙把小瓶子和瓶塞藏進口袋。聽見樓梯咯吱响——有人順樓梯上來。魏爾杜閉上窗簾，悄悄走到門口，傾聽着。已經有人在過道裡。魏爾杜悄沒聲地開門。半昏暗中看見一個婦人正在過道裡換進來。

魏 這是誰？

婦人 （立刻停下）女用人，老爺。

魏 您要幹什麼？

女僕 我今天還想在這兒過一夜。

魏 已經把您算掉啦。

女僕 是的，不過我現在沒地方去。

安聲 那是誰呀？

魏 這是你的女用人。

安聲 她要幹嗎？

魏 她想在這兒過夜。



**女僕** 請答應吧，太太，就這一夜！一早我就走。

**安聲** 好吧……留下吧。

**女僕** 謝謝。

安娜倍拉的客廳。次晨。

安娜倍拉和魏爾杜吃早飯，她——穿一件睡衣，他——完全穿好了衣服。女僕端着燒開的咖啡壺進來，把壺放在桌上，走出。

**安** 你還要喝咖啡嗎？

**魏** 不，謝謝吧，親愛的。（沉默一下）你大概是把她趕出去了吧？

**安** （憤恨自己的寬厚）我想過來啦。

**魏** （激怒）爲什麼？

**安** （哲學意味地）我已經是這樣……良心不允許……除她之外，再找不到另外的人肯掙這樣少薪金的啦。

鐘鳴八下。

**魏** 到離火車開的時間我一共還剩十分鐘。

急忙喝完咖啡。

**安** 什麼時候我能再見到你？

**魏** 在開船以前我一定想法子來。不論如何我要給你寫信……

巴黎，遠遠望見愛菲列夫塔

在魏爾杜的傢俱店裡

魏爾杜和久瓦爾緩緩地穿過堆滿舊傢俱的房子，檢查一切。

**久瓦爾** 世界上還從來沒有遭受過這樣的危機。據說，在美國昨天的百萬富翁現在挑籃子賣蘋果啦。（指鋼琴）

司廷威式嗎？

魏  
久

是。

現在可以用無線電聽音樂的時候，可有誰還買鋼琴？

（指椅子）古董嗎？

魏  
久

路易十五時代的。

不幸得很，人們不用說買傢俱了——連買麪包錢都不够。

把牆上的畫看了半天。

久  
魏

這是版畫……

是的。

久  
魏

（表示誠懇的歡欣）真美麗呀！不過可惜，人們不重視藝術……您准許讓我把您的寶石再看一遍嗎？

魏

（冷淡地）請看。

從裡面口袋掏出寶石，放在桌子上。久瓦爾把放大鏡放在眼睛上，檢視寶石。

久

是的，從前這樣的東西估價很貴……可是現在連當舖裡都不要它們啦。一共要多少錢？

魏

七萬。

久

嗚，嗚，請您不要笑我……我簡直沒聽見您說的話！

魏

七萬法郎。

久

現在就是整個凡爾塞皇宮我也不肯出七萬。

魏

我相信您的話。久瓦爾，這樣就再見吧。

久

等等……怎麼的，您以為我一下子，就會說“好”嗎？您討價七萬……我只有兩萬五。怎麼能成功呢？

魏

（冷冰冰地）七萬，一法郎也不能少。

久瓦爾掏出支票簿了，開始寫支票。

久 （訴怨地）對於您有什麼不同？反正您要拋到交易所去。您可以便宜點賣給我！

魏 親愛的，您已經出過這樣的價錢啦，那就是說這很便宜。

久瓦爾把支票遞給他，收起寶石。

久 （向外走）過兩天我派人來搬傢俱。

魏 （沿樓梯向上走）不要誤期——我要騰地方放新傢俱呢。這幾天我就要收進來啦。

久 大概，現在您的事業很忙碌吧，啊？

魏爾杜的賬房

他走進，向寫字台走去，拉開左面的抽屜，尋找什麼東西。拿出幾張老婦人的相片，看看它們，冷淡地撕掉，扔到桌子底下的字紙簍裡。後來拉開右面的抽屜。在裡面找到了他要找的東西，——電話簿了。迅速翻着簿子，翻到姓“葛”的地方。

電話簿子上有姓“葛”的那一面。

魏 （小聲說）葛……葛蘿妮……葛蘿妮。

他的手指頭找到了電話號。

魏 啊哈，這就是她——葛蘿妮！（掛電話號）喂！三二〇一，請掛……喂！什麼，葛蘿妮夫人已經從別墅回去了嗎？是嗎？……我是在別涅吉克特商店打電話。不在家？什麼時候她能回來？十二點半？謝謝……不用，用不到轉告她，我再打電話好啦。

掛上電話總管，把葛蘿妮夫人的住址從電話簿子上抄到自己的一個小黑本子上：

克里希街三二一號。

一所大房子的門口，上面有三二一號

魏爾杜在房子前面的人行道上走來走去。走幾步，停下來，又走回去，看看錶。  
十二點半。

錶針指示十二點三十一分。就在魏爾杜眼睛離開錶的時候，一輛小汽車開到大門口來。魏爾杜立刻裝做漫不在意的，偶然走過的樣子。

葛蘿妮夫人背向魏爾杜，從汽車裡下來，付錢給司機。魏爾杜計算着自己的行動，當葛蘿妮夫人回身時，恰好和他來個面對面。但是她把找回的零錢向錢包裡塞了好久，因此使他不得不走過去。他轉一下身，又走回原來的方向。現在他計算得很正確了。他和她碰上了，摘掉帽子。

魏 對不起！

向後一退，臉上顯出快活的驚奇表情。

魏 葛蘿妮夫人！……您認不出啦？……彭耐爾船長……

葛夫人 什麼人？

魏 就是……我和您在南方認識的。想不起來了嗎？我是一——華爾耐，您曾經到我家去看過房子。恰好房子已經賣啦。

葛夫人 （乾燥地，帶着明顯的諷刺）是的，現在我想起來啦。

魏 （高興）我本想給您送一本有關星相學的書來。我相信，您讀它會感到很大興趣，因為您深入了對事物的研究，而且您就有那樣一種嗜好，這是很清楚的。不過，不幸，我不知道您的住址。您是不願意把住址告訴我。

**葛夫人** 簡直不錯。

**魏** 簡直不錯……簡直不錯……自然……我承認那時吓了您一下子。不過如果您准許我請求寬恕和解釋一下，我……

**葛夫人** 不用。謝謝吧。這件事情是不需要任何解釋的了！

魏爾杜恭敬地摘下帽子，怒氣沖沖的葛羅妮夫人走進大門去。他聳一聳肩膀，看看錶，走去。

### 花店的門

魏爾杜表示一種樂天派懶漢子的神情走過林陰路，走進店門。櫃台裡面有一個十八歲的很漂亮的姑娘。

**賣花女** 早安，先生。

**魏** 我要三十朵玫瑰和一束白蘭花。請你把花送到克里希街三百二十一號葛羅妮夫人處去。

姑娘記下來。

**賣花女** 謝謝您。您要寫信的卡片嗎？

**魏** 給五張。

**賣花女** 請您收下（給他五張卡片）。

**魏** 請您照這個住址，照同樣的數目，每星期送兩次——一共送五次！

遠方有談話聲音，看見魏爾杜在卡片上寫字。

第一張：“我求您寬恕我。魏。”

**賣花女** 一定遵命，先生。

魏爾杜在其餘的四張卡片上寫：

“我後悔了。魏。”

“我將要永久抱歉。”

“我求您寬恕。”

“我求求，我求求！”

**魏聲** 這要多少錢？

**賣花女** 我馬上算算……一共是五次定貨……二百七十法郎先生。

魏爾杜掏錢，付款。

**魏** 剩下的錢你留下吧。

**賣花女** 謝謝

魏爾杜出。

銀幕上是飛馳的火車輪子。

別墅的飯廳。黃昏

魏爾杜，魏妻摩娜和包台洛夫婦坐在壁爐旁邊。他們剛剛吃過飯。

**摩** 還要一杯嗎，瑪爾塔？

**瑪** 不要啦，謝謝。

**摩** 那末您呢，莫里司？

**包** 謝謝吧，摩娜。

魏爾杜走近桌子，給他倒上一杯。在坐下去之前，把一個小本子和一枝鉛筆放在自己椅子後面的一張矮桌上。

**包** 呶，安利，我希望現在您能在家多呆些日子。

魏爾杜沒聽見。他歪倒在椅子裡，也不知集中地想什麼。摩娜替他回答。

**摩** 不行，您不要盼望吧，莫里司……他一分鐘也不能停下來不做事情。

魏 現在是需要這樣熱火朝天的生活……不斷的忙碌和奔波支使我。不過我却一直盼望着那種和平的、我們曾經一同度過的黃昏，以及有關您的職業上的奇蹟的談話。

包 可惜，您沒有研究過化學，安利。可是您對它這樣感到興趣。！

魏 是的，我的朋友，化學——這是形而上學的物質形式。

包 （笑）您是神祕主義者。

魏 記得吧，您曾經說到過一種由您發明的麻醉劑的方法？

包 我記得很清楚。

魏 是一種獸醫學上用的處方。一種無色和無嗅的致命毒藥。……也不痛，也不抽筋。牲口喝它之後，經過一小時的酣睡，然後就在睡夢中死去。

包 （滿意）您的記性真好啊！

魏 所有您講過的自己的實驗我都記得。大概，您是由三種成分合成的——青素加里，溴素愛梯爾和……還有第三種什麼東西。

包 是的，這是藥物學家的很有趣的經驗。溴素愛梯爾自己本身就能引起因窒息而死亡，如果我們要使青素加里的破壞效果延緩，就加上  $C_2HCl$

魏 啊哈……  $C_2HCl$ 。

他把一隻手放到自己的椅子背後去，後近小桌子上的鉛筆和小本子在木本于

肥下：O<sub>2</sub>H<sub>2</sub>O。

**包** 這是冷却性反應……很有趣的成果。牲畜一喝下毒藥去——神經組織並不是一下子就破壞，而是漸漸地破壞，經過若干時間之後，毒素加里才發生效用。也是心臟病時那些徵候……一抽筋——就完啦！

**魏** 您對自己的發明怎麼辦啦？

**包** 沒有怎麼辦。這種發明被總衛生局給禁止啦。

**魏** 爲什麼？

**包** 發覺這種發明太危險，不能許可供給一般的使用。這是毫不足怪的，因爲在解剖的時候都不能發現這種毒藥的痕跡——不論是在胃裡，不論是在血裡，都不能發現。您請想想，如果掌握在慣習犯罪人手裡，還是多危險的武器呀？

**魏** 是的，您想想——罪犯可以從保險公司賺到多少錢吧！

**包** （哈哈大笑）哈哈！……這不過是理想！我把您交到一個公司去，就請您工作吧！

**魏** 我們可以給別人保上險，然後他們就在我們這兒因“心臟病”死掉。我們就能賺幾百萬！

**包** 我想，如果用這種毒藥毒人的話，解剖時候會發現毒質的。所以我不能肯定答覆。

**魏** 爲什麼您會這樣想？

**包** 人類的新陳代謝作用是另一樣的。

**魏** 這很容易檢查出來。



包 用什麼法子。

魏 您說，毒藥經過若干時間才發作嗎？

包 完全正確。

魏 很簡單。到大街上找到一個街溜子，給他喝下毒藥去，把他送到附近旅館裡。等到人一死到這地方，反正要把他解剖的。於是您就可以探知解剖結果，自己不會受到一點危險。

包 這是多野蠻的計劃！

魏 不過這種鑑定方法還是讓那些慣習犯們去幹吧！

二人同笑。

銀幕上是向前飛馳的火車輪子。

魏爾杜商店門口上的牌匾：

“魏爾杜父子商店。摩登傢俱。”

商店的賬房裡。黃昏

魏爾杜坐在一張寫字台前。他面前放着幾個小玻璃瓶，和一些藥房用的小瓶子。他正在把兩個小瓶子裡的東西倒在藥杯裡，攪合成藥水，然後又把合成的藥水倒進一隻洗眼用的小杯子裡，然後從小杯子裡——倒進瓶子，又把他嚴密封起來。

魏 （自言自語）溴素愛梯爾……靑素加里……  $C_2H_2O$   
……好啦。現在只剩下進行實驗了！

大 街

一個衣服襤褸，但是容貌很漂亮的女孩子，站在女帽商店門口的廊檐底下。夜間兩點鐘。下着綿綿的雨。魏爾杜從一個角落裡出現，走到空曠的街上。當他走過時，女孩子喊住他。

女孩子 （緊張地）喂！

魏 這樣夜深時候，您在這兒幹嗎？

女孩子（微笑）我在找苦受。

魏 既然這樣，請答應我爲您服務。

他們繼續談話，但是音樂聲高揚，把他們的聲音壓下去。一同下。

### 魏爾杜商店的一間房子。夜

女孩子（萊耐）站在屋子當中，瞭望四週。魏爾杜站在留聲機旁邊，正在選擇唱片。

魏 您是從比利時來的嗎？

萊耐（點頭）是的。我是在打仗時期到這兒來的。

魏 就是說是難民嗎？（她肯定地點一下頭）。可是您住在哪兒？

萊 住在“洛桑”旅館，蒙馬爾特洛路後面。

魏 啊哈……離這兒很近。

萊 是的，緊挨着。

魏 好極。爲什麼您不脫掉大衣？

萊 是的，馬上……

魏 請准許我……

想幫她的忙，但是忽然向後一退，發現她的大衣裡面藏個東西。

魏 這是什麼？

萊 小猫……我是在大門口把這個可憐的小猫檢來啦。

魏（掛起她的大衣）您喜歡小猫啊？

萊 不很喜歡。不過牠渾身都濕啦，凍得直打冷戰。您這兒大概不能給牠找點牛奶吧？

魏 能找到！您看，一切並不如您想的那樣壞。

- 萊 難道我是這樣一個厭世家嗎？
- 魏 是的，很像。不過我總不相信您是一個厭世家。
- 萊 爲什麼？
- 魏 這樣深夜跑到大街上去，只有樂觀家才會幹的。（伸手去摸小貓）把牠放到這兒來。
- 萊 （憂鬱，想什麼）不對，我簡直不是樂觀家。
- 魏 你遇到什麼不快的事嗎？
- 萊 （諷刺地）您看的非常清楚。
- 魏 您好久就陷入這種窮困狀態了嗎？
- 萊 （不願意地）很久了。
- 魏 不信。
- 萊 爲什麼？
- 魏 這樣漂亮和聰明的女孩子會找到好事情的。
- 萊 （用輕聲）謝謝您的同情。
- 魏 請說實話——您一定是剛從醫院或者剛從監獄出來吧？
- 萊 （親熱地，但是露出挑戰的神情）爲什麼您要知道這個？
- 魏 爲了我想幫助您。
- 萊 看來您是個慈善家？
- 魏 （殷勤地）就是這話……我什麼交換條件都不要。
- 萊 （注視他的臉）這是怎麼回事？……是救世軍嗎？（表現出忽然而來的疑心）這是什麼陷阱吧！
- 魏 您如果這樣想……有什麼，您可以自由走自己的路。

萊 (斷續地) 哦，好，如果您想知道——我是剛從監獄放出來的。

魏 爲什麼把您送到監獄去啦？

萊 (聳肩) 對您還不是一樣？……爲了竊盜……

魏 竊盜？！

萊 是的。他們認爲這是輕微竊盜……我把租來的一架縫紉機當到當舖裡去啦。

魏 噢，天哪！……真的您再想不出更好的辦法了嗎？

萊 爾只笑笑算作回答。

魏 (繼續說) 你在監獄過了多少時間？

萊 三個月。

魏 可憐的女孩子！哦，不要難過。在這個罪惡的世界裡什麼都不會永遠……甚至於不幸。想吃東西嗎？

她肯定地點點頭，憂鬱地露出笑容。

魏 那末請幫幫忙：我來做燒飯工作，您把凡是需要的東西都從廚房端到這兒來……走吧(同出)。

### 廚 房

魏爾杜煮好雞蛋和其餘的東西，同時幫着女孩子把傢伙收到托盤上。音樂在全部這個場面中一直響着。

魏 端到屋子裡去，我馬上就來。

魏爾杜看看女孩子出去沒有，然後急忙打開小櫃，拿出毒藥。打開紅葡萄酒瓶子，把毒藥倒進去，然後又蓋上瓶塞。把瓶子和兩隻杯子放到托盤上，走進屋去。

### 屋 內

女孩子坐在桌旁讀書。後來含笑放下書。

魏 (走進) 這種菜不知合您的口味嗎——火腿蛋，烤麪包夾肉，還有一小杯紅葡萄酒？

萊 好極啦！

他把所有的東西都從托盤挪到盤子上。然後打開酒瓶。

魏 請坐到這兒，靠近一點。

萊 謝謝。

兩人坐到桌旁。萊耐打哈欠。

魏 我看您很疲倦啦，這樣吃過晚飯後我馬上就送您回旅館去（拿瓶子）。

萊 （注視着他）您很是好心腸。我不明白，爲了什麼您會對我這樣？

魏 爲什麼？難道說在人類裡面的同情竟這樣少見了嗎？

他給她斟上酒。

萊 我開頭是這樣想。

他彎腰想向自己杯子裡倒酒的樣子，但是忽然喊叫起來：

魏 啊呀，還有烤麪包哪！

手裡拿著瓶子走到廚房裡去。

廚 房

魏爾杜走進。

萊耐的聲音（從屋裡傳來）要不要幫幫您的忙？

魏 不，不用。我自己來。

他急忙拿了另外一個瓶子，把烤麪包扔進盤子，回到客廳內去。

客 廳

魏爾杜把新瓶子裡酒向外倒。

葉 (煩惱地) 您是個怪人。

魏 哪一方面？

葉 我也不知道。

魏 可是您餓啦——吃起來吧！

她放下書，慢慢地吃起來。

魏 您看的什麼書？

葉 叔本華的書。

魏 喜歡嗎？

葉 不過自己……

魏 從前您讀過關於自殺的這一章嗎？

葉 沒有。我覺得這沒有什麼意思。

魏 (目光注視着她) 如果很容易而且很簡單地死去呢？就是說，您躺下去睡啦，簡直沒有想到死，可是忽然在睡夢中一切都完啦。難道這不比如此可憐的生活更好些嗎？

葉 不知道，對的……

魏 只有等候死才可怕。

葉 (想) 我覺得，如果沒有生出來的人能明白，他眼前就要生活下去的話，他也同樣懷着很大的恐怖來等候這種降生的。

魏 嗯……

他稱讚地笑笑，喝酒。葉耐端起自己的杯子，想要湊到嘴唇邊去，但是停下來了。

葉 (沉思) 反正生活是——很美麗的東西。

- 魏 生活裡面有什麼美麗？
- 萊 一切都美。春天的早晨，夏天的黃昏……音樂，藝術  
愛情……
- 魏 （藐視地）愛情！
- 萊 （溫柔地，但是露出挑戰的神情）是的，這種東西是  
存在着的。
- 魏 您打哪兒知道這個？
- 萊 我愛過一個人。
- 魏 就是說您和他有過肉體關係嗎？
- 萊 真正的愛情這並不是主要的東西。
- 魏 難道在女人的愛情中還有另外什麼東西嗎？
- 萊 您是一個憎惡女人的人嗎？
- 魏 正相反，我是一個非常愛女人的人，不過我對於她們  
沒有什麼很高明的意見。
- 萊 爲什麼？
- 魏 她們是很庸俗的……很樸實的……她們完全被肉體享  
受的事實所俘虜。
- 萊 （不信地）簡直是胡說八道！
- 魏 女人永遠輕視那個她所背叛了的男人。彷彿他就一點  
好處和優點都沒有過，她準備把他換爲另外一個人，  
那人一定很低聲下氣，而且生着一付迷人的外貌。
- 萊 您對女人瞭解得可太少啦！
- 魏 您是這樣想嗎？
- 萊 這不是愛情。

魏 這怎麼的？您可是管什麼叫愛情呢？  
 萊 愛——這就是把自己的全部都交出去……犧牲一切……對那人的情感，就像母親對自己的孩子的情感一樣。

魏 （哂笑）您可曾這樣愛過嗎？

萊 是的。

魏 愛的誰？

萊 丈夫。

魏 （驚異）您有丈夫嗎？

萊 有過……在我坐監獄的時候，他死了。

魏 真的嗎？……請把他的情形對我講講。

萊 這要講好久……（沈默）他在前綫帶了花……一輩子成了殘廢……

魏爾杜從椅子上頭俯身到萊爾面前。

魏 殘廢？

萊 （點頭）就是爲了這我才這樣愛他。她是非常需要我的……因爲他簡直很孤苦。和小孩子一樣。不過對於我，他比小孩子更有價值。我爲他禱告……我喘不過氣來。我準備爲了他而死，如果需要這樣做的話！（吞眼淚）不，愛情不是假想出來的，它是存在的，而且它比我們有力量……

她沈默一下。

萊 可是……我把酒都忘啦。

魏爾杜自己杯子裡的酒，但是魏爾杜關注她的舉。



魏 請等一等吧……您的酒裡有一小塊瓶塞漂着……馬上換個杯子。

魏爾杜把女孩子手中的酒杯接過來，把它放在碗櫃上，拿出一隻乾淨杯子，把自己瓶裡的酒先倒給她一杯，又給自己倒一杯。他又坐到桌旁。兩人沉吟一下，緩緩地喝酒。魏爾杜想再給她倒一杯。

萊 （搖頭）不要，不要啦，謝謝。

魏爾杜放下瓶子。萊耐打哈欠。他看看錶。

魏 噢呵，已經很晚啦，您也乏啦。

魏爾杜立起身來。

魏 收下吧……（給萊耐錢）這一點錢您可以過兩天。

把她的手拉到自己手裡，說話中表示出真誠的同情。

魏 願您一切如意！

萊耐看着錢。

萊 噢，這可太多啦……我沒想到……（用手遮住臉）。對不起，我自己弄得很蠢……您明白嗎，我……已經完全失去了信心，忽然有這樣意外……又要相信一切都是好的啦。

魏 您可不要過份地相信。世界是殘酷的，爲了要在世界上混下去，也得變得殘忍和兇惡。

萊 （搖頭）不對。生活裡是有很多不正義的東西……而且很悲哀的東西……不過有時一點一滴的善意也會使生活美麗。

魏 上帝保佑您，您的哲學現在還不能打破我的想法。

萊耐含笑穿過魏爾杜遞給她的大衣。然後他開開門，扭開樓梯上燈光。

魏 夜安。

物他的手。

萊 別了。

向下走去，一路回顧着，微笑着。魏爾杜關上門，含笑聳聳肩，很藐視自己那種感情。

一隻大花籃。花店。清晨

賣花女在花籃附近忙碌，把花放到窗簾裡。透過玻璃可以看見魏爾杜沿街走過窗前。後來他走進花店。

魏 早安，小姐。沒有我的信嗎？

賣花女 （含笑）還沒有，先生。

魏 還沒有嗎？嗯……（想）您已經送過幾次花啦？

賣花女 兩次。您是要我每三天送一次的。

魏 是的，是的。就是還有一星期哩。

賣花女 對啦，先生。

魏 對……對……

站窗簾。

窗戶裡看見偵探莫洛，他走過去，但是後來又走回來，注視窗子裡的花。

他看見正在和賣花女談話的魏爾杜。

魏 有什麼，我們要繼續那種精神，等候着成績。

賣花女 （含笑）是的，先生。

魏 （快活地）再見，小姐。

賣花女 再見，先生。

魏爾杜走出。看見他走過窗前。莫洛還在向窗戶裡看。過了一刻，他緩緩扭轉身，朝向魏爾杜走的方向，跟在他後面訂下去。

### 魏爾杜在街上

他高興地，生氣勃勃地走着，應合着音樂的拍子邁動脚步。莫洛跟在魏爾杜身後走。魏爾杜停在一家商店的櫥窗旁邊。從鏡子裡看見走過去的莫洛。偷偷用眼睛透着他。

### 魏爾杜商店座落的那條街

魏爾杜穿過馬路，走到自己的商店門口，開門。

### 同一條街的角上

莫洛背向顧客站着。他的前面遠遠的是商店的門。莫洛一見魏爾杜走進門去，就趕快穿過那條人行道，向門口走去，輕輕地試着開門。但是門鎖上了。

### 商店樓上的過道

魏爾杜從窗戶裡向下望莫洛，那人正在試着開門。莫洛一抬頭，魏爾杜急忙跳離開窗戶。

### 魏爾杜的客廳

魏爾杜從過道回到這兒。過了一會兒，聽見下面的電鈴響，魏爾杜急忙走到魏爾杜前面，打開酒瓶子，把毒藥倒進瓶去，把瓶子和兩隻杯子放到托盤上。下面鈴聲不住氣地响。魏爾杜匆忙地對着鏡子把自己身上整理齊整，然後表現着平常的愉快和冷淡樣子走到下面去，開開門。

莫洛 是魏爾杜先生嗎？

魏 是我。

莫 我是警察探員莫洛。我要跟您談談話。

魏 願為您服務。請進來（指着樓梯），到這兒吧。

二人順樓梯走上去，走進魏爾杜的客廳。

### 客 廳

魏爾杜請莫洛坐在一張椅子上。

魏 請坐。

莫 謝謝。

魏爾杜從飯廳裡拿一隻杯子，從桌上拿起啤酒的瓶子。

魏 不要喝一杯嗎？

莫 不用，不用，謝謝。

魏 （考慮地）那末請您允許我一個人喝吧。

給自己倒上一杯，手裡端着杯子坐下去。

莫 首先我要向您提幾個問題。

魏 我聽。

莫 您做傢俱生意好久了嗎？

魏 快三年了。

莫 您認識一個什麼叫賽麗瑪，華爾耐的女人嗎？

魏爾杜拾起頭，裝做竭力在想的樣子。

魏 賽麗瑪·華爾耐？不，不認識。

莫 那末李吉亞·福蘿萊呢？

魏 福蘿萊……福蘿萊？……

莫 是的……從黎里來的李吉亞·福蘿萊。

魏 不認識，先生。

莫 您結過婚，不是這樣嗎？

魏 結過婚。

莫 您夫人和一個孩子是吧？

魏 完全對的。

莫 那末安娜蓓拉·彭耐爾是您什麼人？

魏 彭耐爾？

莫 這一切都沒有用處啦，船長……您輸了，您的牌扣

啦。我已經跟踪您兩星期了。這個時期您可是忙碌的很，您游歷遍了全國。就像給自己預備了一雙滑冰鞋。

**魏** （略停之後）我女人已經什麼都知道了嗎？  
**莫** 沒有。（把瓶子移到自己面前，把毒酒倒進杯子）。誰也不知道……甚至於連警察總局都不知道。我是想首先證明一下，我的偵察是正確的。

**魏** 您告發我什麼罪名？  
**莫** 告發你多妻……

一口氣把酒喝下。

**魏爾杜** 一看見這情形，把自己的沒有裝的杯子慢慢地放到桌上。

**莫** ……還有十四次殺人罪。  
**魏** 我祝賀您成功。不過說到殺人——您很難證明什麼。  
**莫** 走着瞧吧。  
**魏** 首先要搜集嫌疑證據。  
**莫** 放心吧，我們會發現屍首的。  
**魏** 我想不出。  
**莫** 反正我們是要爲了多妻罪，把您逮捕的。走吧。  
**魏** 您聽，莫洛……您自己知道，——您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我是殺人兇手。不過如果您能答應我在被押之前，和妻見一面的話，我就把一切都承認。  
**莫** （沉默）好吧，我同意。

火車中的單聞

**莫洛和魏爾杜** 莫洛打一次哈欠，又打一次哈欠，看看錶。

莫 我們還得坐一點四十分鐘火車。不知道爲什麼我這樣困倦。如果您不反對的話，我要打一會兒盹。

魏 （玩笑地）爲了健康打打盹吧。

莫 （從口袋裡掏出手銬）抱歉得很，必需要警惕。請您寬恕我……

魏 噢，當然……

莫洛把手銬的一個環套在自己手上，另外一個套在魏爾杜手上。又打哈欠。

莫 我還從來沒有這樣想睡覺過。……一定是您的酒太厲害了。

他打起精神。魏爾杜迅速從他口袋裡取出鑰匙，用它把手銬摘下來，又把鑰匙還回莫洛的口袋。然後檢查一下莫洛的文件，不過什麼也沒事，連錢也沒要。火車停下來了。魏爾杜下去，車中只剩下打瞌的莫洛。

巴黎，愛菲列夫塔的遠景

白臺。巴黎咖啡店的涼亭

魏爾杜坐在一張小桌子旁邊，讀報紙。

報紙頁上刊載：

“康斯基號快車中發現的偵探員莫洛的屍體，今天實行解剖之後，證明係由於心臟病自然死去。”

魏爾杜非常滿意地，把報紙一推，付過賬，走到街口的公共汽車站去。站下和等候。

音樂。

喧嘩的林蔭路

女孩子——萊耐。戴麗正順林蔭路走，她走河口上，看見魏爾杜，認出是他。

萊耐 喂！

仙橋溜子。

葉 您不記得我啦？

魏 是，是……您近況如何？

葉 有些值得哭的事情，不過我沒哭出……我很需要一個好主顧（露出憂鬱的笑容）。您沒有認識這樣的人嗎，他可以同意擔任這個任務？

魏 不認識。不過……

從口袋裡掏出一摺子錢。

魏 不過請您原諒——我是不能經常這樣做的。您自己明白……

葉 噢，不，不！……我不需要錢。

魏 那末您需要什麼？

葉 （混亂中）什麼也不……我只不過想向您問候一下，這就是一切。

魏 （懷疑地）嗯……

驚駭的和有些受刺激的女孩子笑笑。

葉 您不相信嗎？

魏 （一直還在懷疑地向她望着）不，爲什麼……反正收下得吧（把錢塞給她）。

葉 （現在已經是真正光火了）不要，不要……我不要您的錢！

魏 得啦……不要胡鬧吧。

編劇把錢塞到她手裡。她接過錢，看也沒看，眼睛及縫綉上的臉。但是後來害怕感冷淡下去，爲了表示這件義舉如何感動了她，開玩笑地說道：

葉 嘿，什麼時候您再叫我到您家去串門哪？

他欣賞着她，忽然感覺到他在愛上她。但是後來，對自己這番心清生積氣，粗魯也說：

**魏** 您聽着……請您平安地走吧？

公共汽車來了。魏爾杜跳到腳踏板上。萊耐很傷心地注視着他後身。

### 魏爾杜的賬房裡

魏爾杜剛剛配好了一付新的毒藥，把毒藥從玻璃杯倒進一變裝過蒸溜水的瓶子去。旋上瓶塞，他放下電話聽筒。

**魏** 掛長途台……喂！請要里昂……三二一號。我的號頭是萊里賽局六六二六，謝謝。

掛上聽筒。從寫字台抽屜裡拿出安娜薇拉的保險單，注意地研究她的簽字。

銀幕上出現安娜薇拉在保險單上的簽字和魏爾杜的手，把這個簽字模仿了好幾次。

魏爾杜把他親手模仿的安娜薇拉的簽字和真蹟比較比較。這時電話鈴響了。

**魏** 喂！……安娜薇拉嗎？你的愛人說話。我要飛回家去……我在這兒幹嗎哪？整天在輪船賬房裡亂哄……沒有，輪船還沒有下水。損壞的要比我們想像的嚴重。一直還在修理它……哈哈，你總是這樣說法……我在這兒還要耽擱幾天……不行，不行，你到這兒毫無意義，我馬上就回家……是的，我的天使。

掛上聽筒，然後打開放在桌子上的旅行袋，吻一下貼着“蒸溜水”字條的瓶子，把塞放進旅行袋去。

### 安娜薇拉的客廳

安娜薇拉坐在轉椅子上織毛衣。女僕邁進魏爾杜，走出去。

**安** 親愛的！（手裡拿着毛織物站起來）。

**魏** （擁抱她）安娜薇拉！



忽然向後一退。

安 小心點！扎着你！（指着織針）。

魏 這是什麼？

她指着一隻剛剛織成的小孩襪子。

安 看看，多好看！這是給我女隣居織的。

魏爾杜輕鬆地嘆口氣。

安 她大概快生產了。

魏爾杜露出假裝的親熱樣子笑着。

安 你來啦，我非常高興，親愛的！關於房子問題一直煩惱着我：我又想把它換成我的名義了。

魏 噢，有什麼，好吧。你想什麼時候這樣做呢？

安 馬上辦！我們馬上就到公證人處去。

魏 怎麼，今天？

安 噢，是的，我想快點把這個問題解決。

魏 星期一你也來得及。

安 爲什麼不馬上去呢？

魏 啊呀，親愛的，就是不馬上去！因爲我來到這裡還不到十分鐘哩。你怎麼以爲，——我是爲了這事趕回家來的嗎？我希望今天這一整天都是我的……每一分鐘！我是如此地幻想着這個日子……自己想，我們能倆人——只有你和我——共同度過這個日子……我們倆人單獨的度過黃昏……

安 噢，好吧……既然如此，就把這事延期到星期一下吧。

魏 好極啦！我們倆人要在家吃飯……我們自己做一切菜

飯，放女僕一晚上假。

安 如果我要知道我們這樣度過夜晚，我就……

她歡快激動地跳起來，走到樓梯跟前，喊叫：

安 梨捷塔！

梨捷塔的聲音 我在這兒。

安 我今天再不用您啦。您去玩玩吧。

聲音 噢，謝謝，太太。

安娜蓓拉家的廚房。黃昏

魏爾杜在廚房裡做飯，安娜蓓拉在旁邊的儲藏室裡切白菜。

魏 親愛的，你要喝什麼酒？

安 博爾多酒比什麼都好，小貓。

魏 從櫥裡拿出一瓶博爾多酒，偷偷地從廚房出去。

前 客 堂

魏爾杜一響響沒有地走上樓去，走進自己的臥室。

臥 室

魏爾杜走進，急忙打開自己的旅行袋，拿出貼着“蒸溜水”條子的瓶子，迅速走進浴室去。

浴 室

魏爾杜進。拔出裝藥的瓶塞，他滿意地用手撥彈了一下，但是一響響記起開博爾多酒瓶塞起子，趕快又出去。

廚 房

魏爾杜進，拉開碗櫃的抽屜。

安娜蓓拉的聲音 （從廚房傳來） 路易，你在哪兒？

魏 在這兒，飯廳裡，我的天使。

安聲 到這兒來一下子。

他想找藉口拒絕，但是忽然想了一下，走出來，把博爾多酒留在碗櫃上。

### 廚 房

魏爾杜進。

魏 你叫我幹嗎？

安 打開魚罐頭。

### 樓上的過道

女僕披散着頭髮走過過道，手裡端着個小碟子。走進浴室去。

### 浴 室

女僕從小櫃裡拿出一個沒有打開的，裝着蒸溜水的瓶子，但是一看見放在地板上的打開的瓶子，就趕快把沒有打開的瓶子放回小櫃裡去，從魏爾杜的瓶子裡倒一點藥水到小碟子裡。他覺得有人在走動聲音，急忙扭轉身，害怕地把瓶子掉在地上。

安聲 梨捷塔，您在那兒幹什麼？

女僕 沒什麼，太太。

安聲 打碎什麼東西嗎？

女僕 沒有……關窗戶哪。

安聲 這要小心點關啊！

梨捷塔慌忙把碎瓶玻璃掃成一堆，然後打開小櫃，從那兒拿出一隻裝滿了蒸溜水的瓶子，把瓶子裡的液體倒進浴盆一盞，又把瓶子放在魏爾杜放瓶子的地方，迅速地。一隻手端着小碟子，另一隻手攬着碎玻璃走回自己屋去。

### 廚 房

寶那薇拉把肉包子做完。魏爾杜把打開的魚罐頭交給她，走出。

### 客 廳

魏爾杜進，抓起博爾多酒瓶和瓶塞起子，又跑出去。

### 浴 室

魏爾杜進。趕快打開博爾多酒瓶，把一部份酒倒進浴盆去，把裝蒸溜水瓶子裡的東西倒進去，代替酒。又用塞子堵住瓶子，瓶塞起子就放在瓶子上，走到臥室去。

### 臥室

魏爾杜進，把裝蒸溜水的瓶子放進灑在床上的自己的旅行袋去，跑向樓下去，進飯廳，手裡拿著博爾多酒瓶。

### 飯廳

魏爾杜拿著瓶子進來，把它放在碗櫃上的一隻銀質的圓托盤上。一聽見安娜薇拉腳步聲！抓起瓶子，裝做剛剛把它打開的樣子。安娜薇拉進。

安 再過一點半鐘飯就好啦。已經全部都上了灶啦。

魏 好極啦！幹完這樣許多工作之後，你應當喝一杯酒。  
打開瓶子，把它放在托盤上，但是托盤——在櫥邊上，離壁爐很近。

安 當然。

坐到壁爐邊的小沙發上。魏爾杜把椅子推過來，坐在她對面給她斟上一杯酒，而且把瓶子放在她面前。安娜薇拉很貪婪地喝著。

安 唔……好酒……很濃。我喜歡濃酒……我越喝的多，越想喝（舔嘴唇）。再給我倒一杯。

他又給她倒一杯。

安 您自己怎麼啦？

魏 不，我要喝茵陳酒。

安 茵陳酒！

魏 我的朋友，你能怎麼辦，醫生開的方子！

安 我們真高興！我預想到我們要打場牌才散哪！

她說話的時候，魏爾杜走到碗櫃跟前，打開一瓶茵陳酒，給自己倒上一杯坐原處去，把杯子也放到那個托盤上，和安娜薇拉的杯子並排擺著。

## 樓上的女僕室

安娜薇拉用牙刷沾帶小碟子裡的膏藥，把藥水塗到頭髮上。

## 飯廳

安娜薇拉開始感覺到酒的勁頭。她依然坐在小沙發上。魏爾杜緊張地注視着她。

安 這是什麼新聞？你怎麼啦？我已經喝了整整一瓶啦，可是你還沒有動自己的酒呢。

魏爾杜繼續注視她。

安 您今天幹嗎這樣冷淡？是誰勸我要倆人單獨消遣啦？騙子手！

她站起來，想坐到他的膝蓋上去。這樣一來，衣服掛了銀盤子一下，它在掉上移動了一下。使安娜薇拉的杯子離壁爐子近了，魏爾杜的杯子離遠了。安娜薇拉重取向魏爾杜膝蓋上一頓。

魏 噢喲，親愛的！……

安 你永遠這是不高興的！

魏 完全不對。

安 呸，什麼時候才到你答應的時候啊？

魏 （擁抱她）喝完自己的酒。

她探身向掉子，想端他的杯子。

魏 不用，不用，親愛的，我遞給你。

安娜薇拉搖擺着，又回到自己的沙發上。魏爾杜端起安娜薇拉的，現在放在他原放杯子地方的杯子，一口氣喝下去。

安 你怎麼能喝這種苦水？

魏 這不是苦水，這是很愉快的東西。它有真正的酒味（咂嘴唇）。而且是很兇的酒。

安娜薇拉注視着他，就像看一個喝藥的人。

安 茵——陳——酒……布爾爾！（皺眉頭）

她從托盤上端起第二隻杯子，喝一口，忽然把喝的酒又吐回杯子裡。

安 呀，這才是——茵陳酒哪！……你把我的酒喝啦。

魏 什——什麼？！

把她手裡的杯子接過來，聞一聞，認定她說的話是正確的。突然華變的念頭慢慢地接近他的意識。他像醉漢一樣搖擺着，害怕地抱住腦袋。安娜薇拉忽然明白發生什麼不妙的事了。

魏 請醫生去！

安 爲什麼？

魏 我要死啦！

安 什麼？！

魏 不……不用！

魏爾杜站起來，推開安娜薇拉，噔噔絆絆向廚房走去。安娜薇拉想要從飯廳跟他出去，但是他把門關上，正闖進在門口。

安 （靠在門旁）親愛的……聽啊！你怎麼啦？怎麼回事？

梨捷塔的房子

梨捷塔也在恐怖中，他一梳頭，頭髮就掉下來，她一會兒就收了一大把頭髮。

飯 廳

安娜薇拉一直還在敲門。

安 親愛的！出什麼事啦？

門開了，魏爾杜搖搖晃晃走進。安娜薇拉跟在他後面。他跌倒在沙發上。

魏 快請醫生！我要死啦。

安 你要死嗎？

她忽然害怕起來跑到樓梯口，歇斯底里地喊叫：

安 梨捷塔！快到這兒來！馬上來！

梨捷塔聲音 我就去。

安 親愛的，怎麼回事？告訴我！

魏 我服毒了……給我太太掛電話。

安 我是在這兒哪，陪着你哪，親愛的！你這是怎麼弄得這樣……要杯牛奶嗎？（驚駭）可是這個丫頭跑到哪兒去啦！爲什麼還不來？（轉身向門口）。

梨捷塔進。她的頭髮扎煞着，就像刺蝟身上的刺。

安 主寬恕，您的頭髮是怎麼啦。

梨捷塔昏頭昏腦地搖頭。

梨 自己也不知道，太太。

安 快去！請醫生去！

梨捷塔走到前客室去打電話。

次晨在安娜蓓拉的客廳裡

身上裹着毯子的魏爾杜，對火坐在轉椅子裡。醫生正準備走。

醫生 放心好啦，太太。如果這是毒藥的話，現在經過灌腸以後，他的胃裡連一點都不剩啦。您的女僕覺得自己怎樣啊？

安 她什麼事也沒有，就是她的樣子太難看啦！

醫生 奇怪，只有您沒有遭難！

安 （自信地）噢，什麼都不會輪到我……我生的時候是吉日良辰。

醫生 （向魏爾杜）您繼續吃七八天這個藥，就會什麼都好

啦。

醫生走到前客堂去，安娜薇拉送他。

醫生 頂好把他送到城外去過幾天……山中的空氣對於您二位都有好處。

安 謝謝醫生。

關住他身後的門，回到客廳去。

安 你聽見他說的話嗎，小寶貝？要我們一塊兒到山裡去一下……倆人，你和我。這是很好的，對嗎？

魏 妙極啦！

#### 山中的湖

周圍是曠山野景。湖中間有一個點子移動。

點子靠近了，原來是一隻小船

魏爾杜划槳。安娜薇拉露齒噙笑的歡快樣子欣賞風景。

安 看哪，親愛的——到處都沒有人！

魏 美極啦。

安 怎麼以前我們就沒想到到這兒來呀！

魏 是的，可惜。

安娜薇拉扭轉身，想要看看魏爾杜。他這時正在模板座下面的繩子和鐵鏈子。

安 你那兒有什麼東西？

魏 這是？這是錯。我帶着它是爲了我們想釣魚的時候。

安 這兒可以捉到一堆魚。

小船俯身出去，向水裡跑去，忽然高興地喊叫起來。

安 噢，現在我已經看見一條大魚啦！……真大呀！…

…不對，這是我的影子……多蠢！連自己都認不出



啦……

魏爾杜甜蜜地笑笑。安娜薇拉把一隻手放進水裏。

安 熱乎乎的水……真可惜，我不會游泳，——我洗洗澡多好！

魏 你想洗澡嗎？

安 是的，我忽然很想洗。

她注視着她，期待著什麼機會。她對山注視，他白著臉藉地嘟囔：

魏 嗯……試試看。

安 你想教給我游泳嗎？

魏 竭力做。

她又隔著船舷向水裡望去，激動起來。

安 這是一條魚！真魚！給我的竿，快！

魏 嗚，嗚，不要激動吧！

安娜薇拉這樣隔著船舷俯下身去，幾乎把小船壓翻。

安 晚啦！游走啦！（光火地）如果你立刻把釣竿給我，我就把她捉住啦。

魏 親愛的，首先要裝上釣餌。

安 這就裝吧！

魏爾杜臉上一直還是露出那種研究的表情，繼續緩緩地划動，注視著安娜薇拉。

安娜薇拉又向水中望去，看見另外一條魚。她激動得瘋狂樣子，一聲不響地用左手一揮，向魏爾杜要釣竿。

安 （小聲地）釣竿……快！

魏 首先要將釣餌裝到鉤上。

安 就快點吧！不要這樣耽擱！

魏 也得等我裝上釣餌啊。

安 傻瓜！……等你把釣餌裝上，魚也跑啦……要想想！

安娜薇拉從魏爾杜手中奪過釣竿來，把他向後一掃——一下鉤子鈎住了魏爾杜的帽子，又向前一掃——於是帽子飛到水裡去。

安 它怎麼掉到水裡去啦？

她騰下身去，抓住帽子。魏爾杜表現着憂鬱的沉默，把帽子從鉤子上摘下來。

安 你沒有想到，這對於魚是很好的釣餌嗎？

魏爾杜沒有回答，把蚯蚓裝到鉤子上。

安 你幹什麼？

魏 （慢慢地和一字一句地）把蚯蚓裝到鉤子上。

安 蚯蚓……呸！多難看的東西！你想我會吃那種吞下蚯蚓去的魚嗎？

魏 （抑制住憤怒）好，親愛的，我們就不用蚯蚓來釣。

摘下蚯蚓來，把釣竿交給安娜薇拉。

安 （自己很滿意）這才好哪！

魏爾杜緩緩的划向湖中心去。兩人互望一眼。

安 你光火了嗎，小貓？

魏 （露出苦痛的笑容）我？……一點也不。

安 用不到光火，因為是自己不對。

魏爾杜露出愛撫的謙遜樣子對她笑笑。

安 有什麼……一個人是不會永遠正確的……噢，大概咬鉤啦！（向水中望去）那兒有多少魚啊！牠們開咬鉤子哩！

魏爾杜又偷偷地摸到板座下面的繩子，開始在頭上結成一個套，但是這時候安

娜薇拉忽然把眼睛一抬。

安 向後划一點！

魏爾杜忽然表現了個毫不反抗的樣子。安娜薇拉又隔船舷俯出身去，向水中望。魏爾杜繼續自己的工作。從板底下面拉出鐵絲。小心地向側邊望，然後掏出一塊手帕和一隻裝麻醉藥的小瓶子。安娜薇拉又迅速扭轉身。

安 （激動地）牠們還在開呢……那兒有一條真大！

魏爾杜急忙把小瓶和手帕藏到背後，不安地假笑笑。安娜薇拉又向水中望去。

魏爾杜小心地把麻醉藥倒到手帕上，一點聲響也沒有地向安娜薇拉移動過去。

突然間她用力一抖釣竿，向後一倒，船幾乎翻掉。魏爾杜被一撞，失去平衡，

把小瓶子和手帕都落到水裡了。

安 嗚，這是逃走啦！如果不是你在船上搖擺不停，我就不會把魚放走啦！（看船舷以外）她們還在週圍游動和聞嗅鈎子呢！噢呀，好大魚呀！

她在觀魚的時候，魏爾杜又從船底上摸出繩子。結成一個套，小心的向安娜薇拉移動過去，正在這時候她說起話來。

安 看牠們哪！那一條魚的樣子真正經……（拉出釣竿）沒有……不咬鈎！

拾起魚網，看見魏爾杜已經手裡拿着繩子站在船頭頂上了。

安 你想幹什麼？

魏 想用套索幫着捉住你的魚。

安 不要發昏吧！用套索捉魚呀！每一個傻瓜都明白，這是辦不到的。

魏 可是我說——辦得到。只要把繩套向牠的頭上一套——就是這樣。

把繩套套進安娜蓓拉的脖頸上，剛要把繩套解開。這時岸上發出了歌唱聲。兩人都愣住了。

安 這是什麼人在那兒唱哪？

魏 （恨恨地）是個大嗓子傢伙！

安 這是……他把我們的一切都破壞啦！

魏 是的，真不幸。

安 好叫人可恨——不論哪兒都不能自己單獨玩玩！

魏 是的，很可恨。

安 我們可是這樣幻想……做成計劃。

魏 是的……

安 他用望遠鏡看我們哪！（忽然看見繩子）請把這解下來！不然他會以為你要害死我啦。（魏爾杜解開繩套）噢呵，現在他們已經聚成一堆啦。大概，他們在野餐。

魏 我們回去吧。

安 明天我們再來划次船，好嗎？

魏 不行，小乖乖……我要回到輪船上去啦。

安 真是的！還沒能到家……

魏爾杜站起身來，把手搭在帽沿前頂睛上注視。

魏 他們在那兒幹嗎哪？

忽然釣竿一抖動，安娜蓓拉因為出乎意外，用力一拉把船一歪斜，使魏爾杜站不住腳，倒栽進水去。安娜蓓拉尖聲喊叫，慌成一堆，最後，經過許多努力，她才抓住他的衣領子，拉上船來。

安 嗚，白痴！誰站在船上啊？我不明白，你最近這些時

候是怎麼啦。你不斷地出些洋相！

車站站台

只能看到火車的一頭。

火車緩緩的移動。魏萊杜走進車廂，然後從窗戶裡探出頭，用手向安娜薇拉揮  
 帽。安娜薇拉也向她揮手回答。火車剛一活動，魏萊杜就離開窗戶，通過過道，開  
 開車台上的門。跳下去，穿過幾條鐵軌，跳上向相反方——向巴黎——開的火車。  
 他向窗戶外看去，很滿意地看見安娜薇拉正對第一列火車揮動手帕。

巴黎葛蘿妮夫人的房子

葛蘿妮夫人的好友伊沃娜正在她家玩。女僕擎着花進來。

女僕（不很贊成地）又送花來啦，太太。（出去）。

伊沃娜（裝着高興）啊呀，瑪麗，真漂亮啊！這是誰送來  
 的呀！

葛蘿妮夫人 就是那可怕的，打算追逐我的人送來的。

伊 真有意思！

葛 （讀那一張連花一同交給她的字條）這玩意兒已經整  
 整繼續了一個月啦。

伊 我非常想讀讀他寫給你的是什麼話。

葛 每一次都是同樣的……總是兩句話：“我求求，我求  
 求！”真是沒聽見過的醜話！

伊 這爲什麼是醜話？他沒有從你處得到任什麼東西——  
 他只不過請求！（沉默）爲什麼你不打電話給他？

葛 給這個老滑頭啊！

伊 嗚……他好像還不太老……

葛 此外，我也不知道他的電話號。

伊 這樣給花店寫封信。會交給他的。

花 店

魏爾杜從窗前經過，走進店來。

賣花女 早安，先生……給您一封信。

魏 謝謝……（打開信）花送完了嗎？

賣花女 是的，先生。昨天送去的最後一次。

魏 好極啦。再送兩星期去。定同樣的花（讀信）。

銀幕上是信的內容：

「您是個不可救藥的人啦。無論如何在空閒時候打電話給我。瑪麗亞·葛羅

妮。電話號三二〇一」。

魏 再不要送花啦……我不要定啦。

賣花女 好吧，先生。

他走到電話跟前。

魏 喂……請掛三二〇一。

葛羅妮夫人的房子

葛羅妮夫人摘下電話聽筒。

葛 我聽……是的。華爾耐先生？自然，我要生您的氣，因為您使我苦惱……我再不想反對啦。

花 店

魏爾杜在電話旁邊。

魏 妙極啦。什麼時候我能見見您？

葛羅妮夫人家

葛 （在電話旁邊）為什麼您這樣固執？

花 店

魏 (在電話旁邊) 很簡單……因為我愛您，瑪麗。

葛羅夫妮人家

葛 (在電話旁邊) 不過我和您幾乎就不熟識。

花 店

魏 (在電話旁邊) 我可是一直認識您。您是——我的第二生命。我第一眼看見您的時候就明白了這一點。我們之間有一種看不見的聯系，有一種無言而深刻的瞭解……瑪麗，我從您的眼睛裡看到了這個。

魏爾杜繼續說電話，眼睛却望着賣花的女孩子。

魏 它們美麗……又傷感……就像遼遠的星的寂寞樣子。它們看見了另外的世界……就是連我也住在上面的世界。當我看見您之後，第一分鐘就覺得在我們之間——有一種神秘的接近可能。這是用話也說不明的。這只有音樂才能表現出來。我常常問自己，瑪麗：您到底是什麼樣的人哪？

葛羅妮夫人家

葛 (在電話旁邊) 啊呀，我的朋友，我可感覺不到這樣崇高的感情和思想。

花 店

魏 (在電話旁邊) 您身上還有另外一種……您的溫柔的女性的誘惑力……母性的溫暖……您是——女人……神聖的夏娃……同時是蛇又是羚羊。我一輩子也忘不了您，瑪麗……您的每一個目光，每一個動作，每一個聲調，您的細膩的生動的臉上的每一個表情，都深

深地印入我的靈魂。我要看到你，瑪麗……今天。

嘍，請求您！……妙極啦，我飛到您那兒去！

掛上聽筒，走到女孩子面前，她一直還像被迷惑住一樣站着，眼睛簡直沒法離開他。

魏 我付多少錢？

賣花女（眼睛一直還沒離開他）一法郎，先生。

他付她五個法郎。

魏 不用找啦。

他走出去。賣花女注視着他的後影。

在葛蘿妮夫人家的門口

魏爾杜揷電鈴。女僕開門，外表有點像葛蘿妮夫人。

魏 瑪麗！

吻她的手，想要擁抱。女僕向後一退。

女僕 請問……您找誰？

魏 找葛蘿妮夫人。

女僕 請到這兒來。

領他走進客廳。客廳裡面只有瑪麗的女友伊沃娜一個人。魏爾杜溫柔地拉住她的手，熱烈地吻。

魏 瑪麗！

伊沃娜 請寬恕……我是一——巴耐夫人。瑪麗馬上就來。

魏爾杜不安狀。盛裝的瑪麗的出現挽救了他。她向他問候，把一隻手伸給他。

葛夫人 您好！

魏爾杜鞠躬和吻手。

葛 伊沃娜！這是華爾耐先生。



伊 (緊張的哂笑) 是的……我們剛才已經認識啦。

魏爾杜也像伊沃娜一樣微笑。

伊 那末我七點半鐘等您來吃飯吧。

葛 七點半？好吧。

伊 (抑制地，向魏爾杜) 再見。

他深深地鞠一躬。

葛 您原諒我嗎？……

送伊沃娜到前客堂。女人們走到大門口。

葛 嗚，您怎麼會喜歡他？

伊沃娜做個鬼臉，捂住鼻子，彷彿是想說，他“有狐臭味”。瑪麗兒笑地把她推

出門外，走向客廳去。魏爾杜站在壁爐旁邊，葛羅妮夫人走進，坐到躺椅上。

葛 嗚，您哪，有什麼話說，狡猾的人？

魏 (笑笑，驚異地) 狡猾人？

葛 是啊……很狡猾的人！到這兒來，請坐。

葛羅妮夫人指着躺椅上她旁邊的地方。魏爾杜坐下。不知為什麼他很不安。

葛 伊沃娜走啦——單獨和您在一起，我有點兒害怕。

魏 爲什麼？

葛 可記得吧，只有我們兩人那一次您自己是怎麼搞的？

魏 請寬恕，我很抱歉，沒有控制自己。讓我對您講，這再不會重複了。

葛 不，不要講這種諾言吧！

魏 運命的諷刺……它在適當的時候把人送來了，可是人在這個適當的時候所做的都不是需要的。

葛羅妮夫人望望他，疲倦地半閉上眼皮。

葛 或者我們說，做的是需要的，不過時候不適當。

魏爾杜忽然明白了她的話中的意義，熱烈地粗魯地擁抱她。

音樂——結婚禮的鐘聲。

花園。黃昏

溫室花房旁邊設了一間食堂。客人們一堆一堆地站着和在花園裡溜躑。都穿夏服，很漂亮，因為他們都是被請來參加婚禮的。

甲客 今天真是好日子！你再找不到更好的結婚日子啦。

乙客 誰能想到，瑪麗會搞出這種名堂來！

丙客 是啊，這一切都是那末出乎意外……

房子的女主人。也就是瑪麗的女朋友，伊沃娜走進。

伊 （向丈夫）出了點小事故。

丈夫 什麼事？

伊 神父打電話來，說他要遲到半點鐘。他首先要給一個人送葬。

丈夫 說實在的，應當先舉行婚禮，然後再去送人的葬。

伊 反正他要耽誤的。因為瑪麗也沒準備好。

丈夫 新郎在哪兒？

伊 還沒來呢。

乙客 大概他不高興這種亂七八糟。

伊 是的……他們倆都想悄悄地結婚，一點也不公佈，不過您知道，這樣的消息在我們中間傳播，是很快的？

不知從何處傳來响亮的和發沙的女人笑聲。

伊沃娜的丈夫 天神的力量，這是誰？

伊 (扭轉身，想看看) 不知道，我第一次見她。是馬爾賽把她領來的。

她又回顧一下，看見安娜蓓拉正在兩個男人——謝里亞和畢司謨——中間，三個人站的離不開，正在互相講述一個很猥褻的故事。

畢司謨 你們誰可曾聽見過關於老頭子們紀念六十週結婚典禮的故事嗎。

安娜蓓拉 沒有，沒有。講明！

畢 就是這樣……

又跑過來一個客人，是九十歲的老頭子。

卡爾諾 謝里亞先生嗎？

謝里亞 啊，您好！（給他們介紹）這是卡爾諾先生，這是彭耐爾夫人和畢司謨先生。（一齊行禮）爲什麼您在這兒？

卡 (聳聳肩) 結婚……送葬……我是哪個機會都不肯放過的。（向安娜蓓拉）您是——新娘子的一位女朋友嗎？

安 不，我簡直和新娘子就不認識。至於和新郎也是不認識。

卡 真的嗎？

謝 彭耐爾夫人——是我的好朋友。她剛剛來到巴黎才幾天，是我領她到這兒來的。（向畢司謨）呸，講下去呀……

走向花園去的屋門

魏爾柱站在門口——很莊嚴的，倒像個研郎，但是有點過世失措的樣子。

伊沃娜聲音：「這就是安利！」

伊沃娜從左面進來。

伊 安利，親愛的，您自己覺得怎樣？

魏 有點激動。

伊 要明白……這是很困難的考驗。

她抓住他的手，向前領去。

伊 現在您一定要英勇地再接受一次考驗——我想把您介紹給我的朋友們。柯爾妮夫人，西蒙先生……

她向客人們介紹他，漸漸地越來離安娜薇拉越近。在介紹的時候客人們對新郎開玩笑，也問候他。魏爾杜含笑說：「先生，回敬所有的人。」

伊 （繼續介紹）紀里亞士先生……卜萊麥耳絲夫人……伏捷荷夫人……孔特爾漂爾先生……烏倫夫人……這一位——是我丈夫。

魏 很高興。

伊 就這樣吧。行結婚禮後我再給您介紹其餘的人。您高興我嗎？

魏 您心腸很好……

魏爾杜由於不安向後一退，正碰在安娜薇拉身上，她正背對他站著。他因轉身。

魏 啊呀，請寬恕……

他又把臉轉回向自己的一群；就在這一霎工夫，安娜薇拉也轉身向他。

安 不要緊，放心吧……

她又轉臉向自己的一群人；這樣他們兩人就沒能互相看見。

魏爾杜和伊沃娜的丈夫

丈夫 呶，華爾耐先生，您自己覺得怎樣？

魏 像新郎一樣。

丈夫 堅強一點，我的親愛的……壞事情還有的是呢。

魏 這是不錯……主啊，我會說這樣話！（難為情地笑）  
今天我是——全面失敗的日子。

丈夫 我希望不是，我的朋友。

魏 我又說的文不對題啦！

客人們哄笑，大聲說話，但是安娜蓓拉的尖利笑聲比什麼人的聲音聽的都清楚。魏爾杜半扭轉身滿臉眉蹙向她那方面看去。但是有幾個人走到她那一堆去，把紙遮住，魏爾杜看不見。

丈夫 真是奇怪的東西——送葬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人總想笑，結婚的時候他們却產生流淚的情緒。

魏 （笑）這個您指出的很對。

又聽見安娜蓓拉的哈哈笑聲，魏爾杜一堆中的客人互相望了一下。

丈夫 這兒有一個女人，她使我要發神經病。

端着擺滿酒杯的托盤侍者走過。魏爾杜舉過一杯啤酒。

伊 （向安娜蓓拉那方面望去）我想要知道一下，她是什麼人。

安娜蓓拉那一堆人在魏爾杜的一堆人後面跟着走過，向房子走去。

丈夫 （向伊沃娜）應當知道知道！

伊 啊呀，是的，想起來了……這是馬爾賽的女朋友……  
大概，是從里昂來的。

魏爾杜噎了一下，把酒噴到鄰人身上。

伊 好兆頭。這就是說，有好事情在等候着您哪。

魏 (向客人) 爲了上帝，對不起……

魏爾杜急忙走向房子去。害怕地向食堂回顧一下。但是安娜薇拉沒在那兒。他又把身轉向房子，格登一下停住，看見她和她的同伴正在門口。

進房子的門口

魏 (向後一退，猛撞到伊沃娜身上) 啊呀，對不起……

伊 發生什麼事情啦？您丟了什麼東西嗎？

她的話幫助魏爾杜脫離了窘狀。

魏 是的。烟盒。

他在地上找，向溫室那方面離開去。

伊 大概在那兒……您站過的地方（用手指指）。

魏爾杜摸背心口袋，做驚異的表情。

魏 它在這兒哪！……找到啦！

魏爾杜回顧一下，看見安娜薇拉和她的朋友們離他越來越近，他們向食堂走去。

魏 多美麗的花！我一定要去看看您的花房。

魏爾杜沒等到伊沃娜回答，走進花房去。疑疑惑惑的伊沃娜跟在他後面。

花房裡

魏爾杜走進，伊沃娜跟在他後面。許多花都放在離地四五尺高的架子上。架子後面可以看見花園裡的客人們，他們正集結在食堂旁邊。

魏 多漂亮的百合花！這些藍色的蘭花多好看！我能整天欣賞蘭花。

伊沃娜很顯然地煩惱了。魏爾杜把臉轉向她，隔着玻璃看見正在離開人群的安娜薇拉。

魏爾杜急忙鑽到架子後面去。伊沃娜大吃一驚。

伊 您怎麼啦？……您病了嗎？

魏 抽筋兒……

伊 啊呀，我的天！

魏 自從我打印度回來的時候，我就留下了這個病根。

伊 要不要給您拿點什麼藥水來？

魏 不用，謝謝。過一兩分鐘就沒事了。

女僕進。

女僕 神父已經來了，太太！

伊 請他等一等。我馬上就去。

女僕點點頭，走掉。

魏 不，不，您走吧！我已經好點兒啦。

伊 我不能留下您一個人！

伊沃娜隔着玻璃看見畢司謨和安娜薇拉，向畢司謨招了一下手。安娜薇拉以為是叫她，疑惑地用手指滑着自己的腕部。

安 叫我嗎？

向伊沃娜走過來，但是那人用手勢攔住了她。

伊 不是，謝謝，我是要畢司謨先生。

魏 不，不，誰也不要……我頂好一個人呆一會兒。

伊沃娜走出：魏爾杜小心地抬起身來，從花架後向外張望。他看見安娜薇拉正側面對他站着，也不知和誰講什麼。就在這一霎眼工夫，畢司謨看見了正在從架子後面向他們張望的魏爾杜。

畢司謨 這是誰在那兒藏猫猫啊？

安娜薇拉轉身，但是魏爾杜又蹲到架子後面去。

伊沃娜和女僕向房子走去，遇到伊沃娜的丈夫

伊 約翰……華爾耐在花房裡，他犯了抽筋兒病。你去陪

他一下，我去和神父商量一下。

花 房

魏爾杜身體彎的幾乎成了半截人，偷偷向花房遠處的一頭蹲去。伊沃娜的丈夫走進。

丈夫 您怎麼啦，我的朋友？

魏爾杜因為出乎意外哆嗦一下，挺直身體，但是立刻又彎下去，裝做他很痛苦的樣子。

魏 抽筋兒……已經許多年沒有這樣厲害了……我站不直了。

丈夫 走，我送您進屋子去。

魏 謝謝。

魏爾杜害怕地向安娜薇拉站的地方望望。當他和伊沃娜的丈夫從左面繞過花叢時，安娜薇拉忽然臉轉向他。魏爾杜一下子就鑽到花叢後去，裝做又犯新的猛烈抽筋的樣子。他抬一下身子，但是很快又鑽下去，因為安娜薇拉一直還站在原處。

丈夫 您總不能這種樣子結婚啊！

安娜薇拉和畢司謨追過他們，向屋子走去。現在連伊沃娜的丈夫也看見他們了。

丈夫 聽啊，朋友……應當把您送進屋去，躺一躺……嚟，畢司謨！

安娜薇拉和畢司謨扭轉身。魏爾杜急忙把脊背扭朝他們。

魏 不用，不用……我能走到。

丈夫 這樣您一個人走不到！

魏 不用，我什麼人的幫助都用不到。

丈夫 隨便好啦。

畢司謨趨向他們走過來，但是伊沃娜的丈夫用手勢向他表示，他已經不要啦。



丈夫 （向畢司謨喊叫）不用啦，好啦！

魏 我不願有人知道我在結婚之前生病。這多可耻！

（假笑）

丈夫 不過您帶着這個病怎麼能站完一場婚禮呀！

魏 最好延期……

丈夫 您躺一會兒——也許會好。

魏爾杜一直害怕地注視着在前面走的安娜薇拉和畢司謨。他們站下也不知和什麼人問候。魏爾杜也站下，裝做他又發病的樣子。

魏 我頂好在外面呆一會兒。您走吧，我隨後就到。

丈夫 不行，不行，我不能把您一個人留下來。您應當躺到床上去。

魏 噢，請求您……

丈夫 沒有理由！我首先要將您送到臥室去。

魏爾杜看見安娜薇拉和畢司謨走進門去。他放下心來：前途自由了。

魏 噢，好吧……如果您一定要這樣……

他們走進房子去。

### 伊沃娜家的前客堂

安娜薇拉和畢司謨已經走過前面去了，但是在魏爾杜和房主人從花園走進來的時候，安娜薇拉和畢司謨又向回走。

安 不是，這是在那間屋子裡。

魏爾杜急忙跌進一個旁門去，把非常驚愕的房主人正好關在門外。

伊沃娜的丈夫在門口

丈夫 您怎麼啦？

魏聲 （從門後）沒什麼，現在好點啦。

激動的伊沃娜走進。

伊 嗷，華爾耐怎樣？

丈夫向她指著浴室的門。

伊 那末你去對神父說明什麼事吧，——他大概因為硬叫他等着，生起氣來啦。

丈夫 我不會幹這種事！

他非常慫助的樣子離開她。

伊 （注視着他的後身）不要發昏！去告訴他，我就去對瑪麗說。

她向樓上走去。丈夫等她走出之後，又敲浴室的門。

丈夫 華爾耐先生！嗷，您自己覺得怎樣啊？（又敲）。華爾耐先生！

他慌忙出去，走到花園去。

魏爾杜已經把一條腿跨出窗戶。

丈夫 你上哪兒去？……

魏 我悶得慌……

丈夫 悶得慌？

魏 門頂住啦——推不開。

丈夫 門是不能推的，要向自己那邊拉。

魏 （口吃地笑着）我再試一次。（從窗戶上下去回到屋內）。

伊沃哪丈夫走進房子去，又走到浴室門口。

丈夫 （靠浴室門口）嗷，您怎樣？

魏聲 很好……您走吧，我馬上……

丈夫 我等您。

魏聲 嗚，爲什麼？

丈夫 送您到樓上去……

魏聲 我不能出去，外頭這樣許多人！

丈夫 這兒一個人也沒有。都在客廳裡。

魏爾杜就心地從浴室走出來，跟着主人走上樓去。

他們順樓梯向上走。

魏 我想一個人靜呆一小會兒也好。

丈夫 到臥室裡什麼人都不會去打攪您啦。

一片過道的空處，臥室門都對着空處

魏爾杜和伊沃娜的丈夫走到空處，這時安娜薇拉和瑪麗正從遠遠的一個門內走出到過道來。魏爾杜一閃身推開最近的一扇門，竄到臥室內去……

### 臥 室

魏爾杜進，伊沃娜丈夫跟在他後面。魏爾杜在臥室內尋找藏躲的地方，竄到一扇門前面，又跑到另一扇門跟前，想拉開它。

丈夫 不對，不對，這是壁櫥。向那兒走（指另外一扇門）。

魏爾杜跑進第二扇門，進入浴室。

丈夫 嗚，您怎樣？

魏聲 我馬上就出去。

丈夫 要請醫生嗎？

魏 不用，不用……不過……請吧。

丈夫 我給我們的醫生打電話……馬上就回來。

伊沃娜丈夫走出去。魏爾杜慌忙開開門，跑到過道空處。

樓上的過道空處和過道

魏爾杜和伊沃娜的丈夫同時在過道裡出現。開頭兩人都順過道跑沒有看清誰。伊沃娜的丈夫趕到魏爾杜面前。

## 丈夫 請寬恕……

魏爾杜給他讓開路，忽然聽見他身後發出安娜蒂拉的笑聲，一下子就隨着全部樓梯噠噠跳了下去，像子彈一樣飛向花園去。

### 花 園

魏爾杜跑到板柵子前面，慌慌張張地跨過它，跑進一條胡同去。

### 花園外面的胡同

魏爾杜像瘋子一樣沿着胡同飛奔。

### 在警察總局內

紐塔爾，葛蘿妮夫人和庫悅的全家，都坐在警官的桌旁。一個偵探員斜望著。

**警官** 是的，看來，這個華爾耐就是我們偵緝的那個人，不過他大概是冒用各式各樣的姓名幹事的。

**梨娜** 很可惜，他沒有在結婚之前把賽麗瑪拋掉。葛蘿妮夫人，對您這種幸運的逃開災難是應當祝賀的。

**菲芭** 當我們在報紙上一讀到這條消息，我立刻就猜出是他——就是那個人。

**警官** 可是我們幾乎就沒有法子追捕他……甚至連張相片都沒有。

**梨** 可是我一碰到他就能認識。

**尚** 我也能！

**警官**（向葛蘿妮夫人）他最近些日子告訴您住什麼地方嗎？

**葛夫人** “斯普連狄德”旅館。

**偵探員** 我們查過了：他從那兒搬出去啦。

**警官** 他大概從哪兒都會搬走的。（向葛蘿妮夫人）他告訴您幹什麼事，在哪兒工作嗎？

- 葛** 他說是一個考察家，在國際地理學會工作。
- 菲** 應當向那兒打個電話。
- 梨** 有什麼意思？他現在大概已經登上去北極的路程啦。
- 警官** 根本沒有什麼國際地理學會。不過我們能偵探到這個人。諸君，你們自然要明白，都應當嚴守秘密。如果有一句話漏到報紙上，——這就非常妨礙我們的偵查。
- 同聲** 明白，警官先生。

### 交易所

交易所可怕的混亂。

### 銀行的正面

進銀行的門口圍繞一大堆人。

窗口上還可以看見有錢幣的破字樣：

“投資……準備金……以及其他。”

窗戶打碎了。裡面也是人群在騷動。我們看到放滿“押款部”小牌子的桌子，一個銀行職員正坐在桌旁聽電話。

### 魏爾杜商店的賬房

魏爾杜坐在寫字台旁邊，放下電話聽筒。

**魏** 喂！喂！是的，是的……什麼？！

銀行。押款部桌子

銀行職員說電話。

**職員** 我對您重說一遍，現在已經不能贖回抵押品啦。

魏爾杜賬房

魏爾杜聽電話。

**魏** 您沒有權力……我有老婆和孩子……他們怎麼辦啊？

## 銀 行

職員靠在押款部桌子旁邊。

職員 對不起，我沒有什麼方法幫助您了，親愛的。銀行需要錢。我們不能等候了。

魏爾杜賬房

魏爾杜說電話。

魏 給我十分鐘的時間……爲了上帝！……十分鐘，再也不用多啦……謝謝！我打電話給您。

掛上電話聽筒。然後又摘下來。

魏 喂！喂！要交易所巴倫格公司……三二六四……快點！快點！

## 交 易 所

可怕的混亂繼續着。電話和印報告表的自動機嘩嘩响。要昏了的女接錢員們不住氣地把叉子向號孔裡揮和喊叫。

魏爾杜賬房

魏 （在電話旁邊）快點！快點！

## 交 易 所

經紀人巴倫格做了一個賣出的姿勢，然後又揮一下手，彷彿是說「一切都完啦」。走進自己的賬房。

## 交易所裡的巴倫格賬房

經紀人走進，他的桌子上一下子二十個電話都响起來。他憤怒地把它們都拿下來。但是一個還在繼續响。經紀人光火地拿起話筒。

經紀人 我聽哪！巴倫格公司。

魏爾杜在自己賬房裡

魏 （在電話旁邊）魏爾杜說話。馬上照今天的行市把我

的全部股票都賣出去。我馬上需要錢，立刻！

巴倫格賬房

經紀人 您還有頭腦嗎？還是在幾點鐘以前已經都損失啦。

怒冲冲把話筒掛到機子上。

魏爾杜賬房

魏爾杜緩緩地放下話筒，用手捂住臉。

巴倫格賬房

經紀人從抽屜裡拿出一枝手槍。

交易所的大廳

喧嘩聲中忽然傳來一聲槍响。寂靜了一分鐘，兩三個人回一下頭，又傾聽着向巴倫格賬房跑去。

聲音 兩千股 A，T 和 B。

喧嘩和忙亂又恢復了。

銀 行

人群一直還在蠢動。

賬房的窗戶

從窗戶裡跳出一個人。

交 易 所

一直還是那樣擁擠。混亂繼續下去。

麵包店。領麵包的行列

工人排成行列領一杯咖啡

咖啡店的敞開的涼廳。黃昏

魏爾杜坐在一張小桌旁邊讀報紙。

從報紙的一頁上看見兩行標題：

“納粹黨徒轟炸馬德里和其他城市的時候，死亡七千和平居民。”“戰爭正威”脅迫歐洲。

魏爾杜買咖啡，付款，走出。

## 大 街

魏爾杜穿過馬路的時候，幾乎沒有倒在一輛很漂亮的小汽車下面。小汽車向人行道上一點，停下來，司機人啟動喇叭。

魏爾杜應着喇叭聲回過頭去，看見一隻戴手套的手正從汽車窗戶裡對他招手。

魏爾杜走近小汽車。驚異地隔着窗戶看見萊耐。

萊耐含笑。她穿得很漂亮。這是他曾經在一個落雨的夜間救助過的那個女孩子。

萊耐（含笑）您好啊，慈善家！

魏（疑惑地）慈善家？

萊耐 是啊。您認不出了嗎？有一次，下雨的夜裡，您在街上遇到我，把我領回自己家去。

魏（驚異地）真的嗎？

萊耐（客氣地）我向您證明。

魏（一直還是呆若木雞的樣子）奇怪！

萊耐 給我飯吃，還給錢，就放我走啦，就像放走一個很正經的小姑娘。

魏（幽默地）一句話，自己做的和鬻子一樣。

萊耐（溫暖地）不對，是一個很善良的人。

魏 奇怪！

萊耐（哈哈大笑）現在您上哪兒去？

魏 沒有目的。



葉 那末請坐下來。

魏爾杜坐進小汽車。

小汽車內

葉 (向司機人) 拉法士咖啡店。

汽車移動。

葉 (眼睛裡有火光) 現在我又要請您請我吃飯啦。

魏 (簡單地) 這在我目前可困難了。

葉 那末我很高興請您一頓。

魏 您很客氣。

葉 從那一晚上起，我一直想再和您見一面。我甚至還到您的傢俱店去過，但是您從那兒搬走啦。

魏 是的，我已經有七個月不在那兒住了。

葉 我總覺得您還沒有想起我來……這是由於什麼原因？……

魏 (欣賞她一下) 論常理是那個看到過您的人，一定有很多各式各樣的，不能忘掉您的明顯理由。

葉 (含笑) 您真不記得了嗎？夜間您把我領到自己家去……那時我剛從監獄裡出來……

魏 (把手指頭放在她的唇上) 噤！

向司機指指，然後檢查一下窗子關上沒有。

魏 還好，窗子關着哪。

注意地看她，忽然用手指打了個响。

魏 怎麼的，怎麼的！……丈夫——是戰爭的殘廢者……

葉 (嚴肅地) 您記得這個嗎？

魏 這種事情我永遠不會忘掉。不過……您的服裝……（指着汽車）和這一切。是怎麼個奇蹟呀？

萊 陳舊的故事。從衣服襤褸——變成穿絲絨。自從和您見面之後，我的運氣開始好啦。我認識了一個軍火工廠的東家。

魏 這是我應當幹的職業呀！這個事業很快就會有大量收入。

汽車停下，機人開司門。

音樂。

咖啡店

喝酒的時候，正是一點鐘。

一個歌女在唱歌。侍者領魏爾杜和萊耐到一張小桌子跟前，把飯菜單遞給他們。他們要了兩客飯，把飯菜單還給侍者，沉默的坐著，聽歌唱。

萊 我十分高興，我們又遇到了。您自己是想不出的，那時您自己的善心態度對我有多大幫助。

魏 真的嗎？您是強迫要我承認自己真是一個慈善家呀。

萊 您對待我像一個慈善家。不過您講講自己的事吧。

魏 我想先談談什麼更高興的事……譬如，關於您和關於……恩……

萊 還有關於什麼呀？

魏 關於您的新朋友。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萊 是個很奇怪的人。對許多方面是很慷慨的和善良的，但是在事業上——沒有憐憫心。

魏 事業——是殘忍的東西，親愛的。您可愛他嗎？

萊 不。不過也不知怎麼一來就把他粘到我身上了。您知道；有些這樣的人；他們只貪婪地想那些他不能上手的事。

魏 不幸的女人……可惜，您不愛他。

萊 (含笑) 您大概是不相信這樣的事吧？

魏 (像說一句格言) 所有的人都愛他。

萊 (嘲笑地) 不對，您一定是發生什麼事故了！您的殘忍性藏到哪兒去啦？

魏 也許我再不需要它啦：我停止鬭爭了。

萊 爲什麼？永遠要爲了某種事情鬭爭的。

魏 我可沒有什麼事情可爲了。

萊 這是說根本沒有什麼事情可爲嗎？

魏 您看見嗎……破產以後我馬上失去了妻和兒子……

萊 (溫柔地) 噢，請寬恕……我不知道……

魏 (露出奇怪的鎮定樣子) 不過，現在他們所在的地方，要比在這個永久沒有信義和永久恐怖的世界上好得多。

萊 (注視他，露出深刻的同情) 您很明顯地改變了。

魏 我好像是生活在惡夢中。家庭的損失才把我驚醒。

萊 這是什麼意思？

魏 (沉默半天。看來，他是沉入回憶去了。)

魏 我從前是在銀行裡當會計的。很寂寞的生活……每天每天數別人的錢……後來就發生了意外，破壞了這種生活的規律：我失去了職位。以後——一連串的惡

夢。靈魂麻痺，做什麼事都亂了，我就像一個隱士一樣生活在一個簡直非現實的世界裡……（哆嗦一下）是在恐怖的世界裡。但是現在——醒了。有時候也懷疑到這一切都不是夢。

萊（溫柔地和受驚地）您受過這樣多的苦痛。不過不要叫它控制了自己。

魏這是不會的。失望——就像是麻醉了一樣……它會使靈魂麻痺，使它沒有知覺。

萊這是說不想活下去啦！

魏這有什麼？

萊（聳肩）要活下去。

魏（恨恨地）爲了什麼？

萊（玩笑地）您一定要知道爲了什麼嗎？

魏如果能知道的話，也許我會輕鬆一點。

萊（從他的話中感覺到絕望的悲觀情緒）。生活是比什麼意義都高的。我每天每天越來越少瞭解它，但是越來越愛它。而且發現它的美處。（俯身向魏爾杜，愛撫地）一定要活下去……那怕是爲了完成您的命運。

魏（笑）我的命運……

梨娜同尙走進，坐在一張小桌旁。

尙我不明白，人們這是爲什麼認爲晚上登到愛菲列夫塔上去是天職？反正什麼他媽的都看不見！

梨娜這是菲芭發起的。她永遠是固執己見的。

尙嗚，好吧，來吃飯。我餓啦。

梨 等等其餘的人。

尙 他們會在那兒混幾個鐘頭的！

侍者走近來。

侍者 您要什麼東西吃？

尙 （向梨娜）最低限度現在要喝點什麼。你要什麼？

梨 葡萄酒。

尙 （向侍者）一杯葡萄酒和一杯白蘭地。

侍者 遵命（走出）。

尙 來跳跳舞。

他們跳舞。從魏爾杜的桌前通過，尙忽然發現他。

尙 梨娜！瞧！謝麗瑪的丈夫！

梨 在哪兒？

尙 就在那張桌子旁邊……

梨 是他！

尙 不要踩我的腳！

梨 我不能……坐下吧。

他們回到自己桌前。端着葡萄酒的侍者同時過來。

侍者 葡萄酒給您，太太，——還有一杯白蘭地。

梨 那接過自己的杯子，一口氣喝下去。然後又拿尙的杯子。

尙 噯，梨娜！……這是我的。

梨 （向侍者）再拿一杯來。要好的。

侍者 遵命（走出）。

尙 梨娜，自己要控制自己！……我去叫警察。

梨 不行，不要把我一個人留下來！

尙 你要注意他們，眼睛別離開他。如果他在我打電話的時候走掉，——你就跟着他們。

梨 他會殺死我！

尙 不要發昏吧！

走到電話處去。

魏爾杜和萊耐

萊 顯然你很疲倦了。沒有一個人惦記你。等一等，我做這事吧。

魏 你很善心。謝謝。

侍者拿蒲賬單走過來。萊耐付賬的時候，魏爾杜偶然回一下頭，毫末在意地望望梨娜。

梨娜正喝酒，碰上魏爾杜的眼光，哆嗦一下。

魏爾杜什麼都沒有注意到。

萊 （對侍者）不用找錢啦。

侍者 謝謝。

萊 （向魏爾杜）走吧！

魏爾杜和萊耐站起身，向門口走去。他們走過梨娜面前。梨娜眼睛沒離開魏爾杜身上。他走過之後，梨娜也急忙站起來，跟着他們。

掛衣處

魏爾杜和萊耐走到掛衣處口，萊耐躡身到女廁所內去。魏爾杜等候萊耐。他扭身，看見正在大睜眼向他望的梨娜。他注視一下梨娜。

梨娜急忙扭轉身避開魏爾杜，但是後來又偷偷地向他望。魏爾杜對她擠一擠眼。

梨娜忘記了警惕性，也對他笑笑，但是忽然明白她做的不對了，由於激動一下昏倒在一個坐在小輪床上的矮身材男人手上。這時尙從電話室走出來，從魏爾杜面

前經過奔到抹抹處去。

尚 你怎麼啦？發生什麼事情啦？

梨 他對我擠眼睛！

躺床上的男人 完全不對，就沒想到這事！

梨 不是，不是這個人……是他！

指著魏爾杜，他這時正在尚的背後。尚扭轉身，和魏爾杜開了個臉對臉。由於出乎意外，他也動作得很蠢。魏爾杜呆若木鷄，這時萊爾回來了，他們就走出咖啡店去。

#### 在門口

魏爾杜從萊爾手裡接過汽車牌子，遞給守門人。守門人對他行個舉手禮。

守門人（喊叫）三百四十一號汽車！

從魏爾杜臉上看出，他已經引起了疑心。他一轉身，看見尚和梨娜。現在他完全肯定，事情不很妙了。

梨娜（响亮的耳語）記下汽車號來。

魏爾杜聽見梨娜說的話。

尚（激動）我沒有什麼東西可記。快去拿鉛筆……

梨娜走進咖啡店去

魏 請寬恕，我去一下……我忘了件東西在咖啡店裡。

他急忙跟着梨娜進去。

#### 掛衣處

梨娜正站在女掛衣員的小桌前面。魏爾杜進，尚和他保持適當距離也跟進來。

梨娜和女掛衣員

梨 您有沒有紙和鉛筆？

女掛衣員 女廁所裡面有紙也有筆。

梨娜穿過掛衣處，急忙走進女廁所去。

魏爾杜一轉身，看見尙正跟着他。他表現着可怕的樣子跑進女廁所去追梨娜。尙也表現着恐慌的害怕樣子向那兒奔去。魏爾杜用閃電一樣的身法又從那兒跑出來，回到掛衣處，把女廁所的門碰上，把尙和梨娜留在那兒，從外面把門鎖住。然後他小心地把鑰匙放進口袋，走出到街上去。

### 咖啡店的門口

萊耐的汽車開到門口。魏爾杜請她坐上去。

魏 (匆忙地) 現在我可要和你道別了。

萊 您上哪兒去？

魏 碰碰我的運氣。

萊 (笑着) 這是我的名片。一定要打電話給我……而且快點。明天，好嗎？

魏 (行禮) 明天。

魏爾杜關上車門，汽車走了。於是魏爾杜扭轉身，看見：警官和警察局偵探員們從三輛汽車上下來。

魏爾杜趕快從口袋裡把萊耐的名片掏出來，把它撕成粉粹，扔進水溝的鐵篋子裡去。

警官和偵探員們散佈到大門口附近。魏爾杜毫不在乎地又走近一點。他沒有被注意地停下來。

警官 這樣，你們按照自己的崗位。每二人佔一個角。八個探員散到各方面去。

警官 (繼續發佈命令) 兩個人到後門去……兩個人在房頂上。

又走四個。

警官 就這樣……現在走吧，孩子們。



警官領着四個留下跟他的探員走進咖啡店。

魏爾杜露着不很高的興趣，注視着全部動作。現在向四方環顧一下。他忽然發現只剩他一個人了，也慌忙跟着警察走進咖啡店去。

咖啡店裡

魏爾杜走進。女廁所裡有人哭和震耳地敲門聲。

警官和女掛衣員

警官（指着門）那兒吵什麼？

女掛衣員 有一個男人追一個女人進那兒去啦。

警官 曖昧！這就是他，孩子們！

三個警察向門奔去，開始試着開門，然後向上一壓，把門壓壞了。

女廁所裡喊叫聲：“就是他！”不知是什麼沉重東西跌倒的喧嘩聲，尙的响亮的呻吟聲，梨娜的尖哭聲，沉重的打響聲，然後聽見梨娜的喊叫聲音。

梨娜聲 這不是他！這是我的哥哥！

三個探員把昏迷的尙抬出去，梨娜跟在他們後面。掛衣處和門口已經擠滿了咖啡店的顧客，人群遮住魏爾杜。

魏爾杜在人群中

他隔着站在前面的人們的肩望去，想看看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警官（對探員）你們幹的什麼事？這是我的證人啊！（向人群）散開……讓開道！

警官清理出一條通向沙發處去的路，從魏爾杜右面把人群向後推，另外一個探員也從左邊同樣推開。這樣一來，魏爾杜就剩下一個人露出外面。他站在肅清了的通道中間，注視着一切的經過。

探員們把尙放到沙發上。

魏爾杜一轉身，正好和梨娜來個臉對臉。他馬上就認出是他，於是喊叫一聲，

失去知覺倒下去。

魏爾杜立刻跪到在她的身旁，把她攙起來，扶起她變成坐的樣子。警官，探員和觀眾們立刻都向他們這方向轉過身來。

警官走到梨娜跟前，拍打她的腮頰，爲了使他蘇醒過來。

警官 您怎麼啦？

梨娜 （緩醒過來）我看見他啦。

警官 在哪兒？

梨 （指）他站在那兒。

警官 （對自己的探員）關住所有的門！什麼人也不放出去！沙克，安里，你們守住門口。（指着躺在沙發上的尚）我自己來看守他。

就在警官發佈命令的時候，魏爾杜從後面走近，幫着梨娜站起來。她扭轉身，想要向他道謝。

梨 很感激您……這就是！他就是！救命啊！

都向魏爾杜看去。他好像在做自我介紹，把手舉到帽子上。

銀幕上是印刷機滾動的輪子。

報紙上的大字標題：

“藍鬍子魔鬼落網。”“偵查即將終結”。

## 法 庭

一排幹部——陳述供言的證人們。現身說法指證控訴魏爾杜的梨娜。

尚，菲芭，卡爾洛塔，葛羅妮夫人，幾名陪審員，檢察官。

檢察官 自從成立法院以來，還從來沒有發現過這樣可怕的犯罪。諸位陪審員，在你們面前是個真正的怪物，殘忍和無恥的野獸。請看看他！

陪審員們看魏爾杜。魏爾杜用目光掃了法庭一圈。

**檢察官** 請注意地看看他！自從發現了他的犯罪的可憎的詳情之後，在偵查期間內，他還沒有表示過一次懺悔的樣子。這是一個有智慧的人——他有健康的和優良的人類的本能，他可以從事忠實的勞動來生活。但是他選擇了犯罪的道路……他想利用輕鬆的生活方法——因此，他利用愛情的下流語言引誘不幸的女人們入網。

魏爾杜立刻打斷檢察官的話。

**魏** 請您不要在那兒講到什麼愛情吧，愛情是不會停止對人的誘惑的。

#### 法 庭

大家哈哈大笑，連律師，法院書記官和陪審員都在內。

**審判官** （敲桌子，號召大家遵守秩序）肅靜！肅靜！

**檢察官** （激動地向魏爾杜喊叫）你講完了嗎，老爺？

**魏** 關於愛情嗎？……是的。

又是一齊大笑。

**審判官** （又敲桌子）肅靜！

**檢察官** 由證人們的證言正確地認定，這是一個不知道什麼叫憐憫的野獸，故意預謀，竭力想盡種種方法，準備好，搶劫和殺害相信了他的女人們……他完完全全是爲了用這個職業供自己享受。那種能發生這樣犯罪的事實，引起我們要給自己提個問題：人類道德是墮落到什麼程度啦？犯罪對社會的危險性是因為它們動

搖了我們的文明的基礎。

從陪審員們的臉上可以看出，檢察官的陳述對他們很有影響。

**檢察官** 因此，如果我們願意保護法律和秩序的話，我們應當從我們的樹上把這枝爛樹枝砍掉。我並不是向你們號召復仇，而是號召自衛……號召保衛婦女和人類道德的法則。你們聽見證人們的供詞了。這兒是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減輕的理由的。我請求對這個大量殺人的兇手處以極刑——死刑，上斷頭台。國家保護自己的利益。

坐回原處。

**律師** （起立）諸位陪審員們！

音樂聲起。

法 庭

魏爾杜睡着了。陪審員在經過評議之後，排成行走進法庭。

音樂聲沉寂下去。

**書記官** 諸位陪審員，你們對於本案做了決定嗎？

**主任陪審員** 做了決定。

**書記官** 請宣佈決定。

**主任** 認定犯罪！

法庭裡起了一陣大激動。

**審判官** （向魏爾杜）在對您的判決交付執行以前，您還想對法院說什麼話嗎？

魏爾杜起立。

**魏** 是的，審判官先生……檢查官對於我的禮貌是不很好

的，不過反正他承認我是一個——具有智慧的人。向檢察官）謝謝，檢察官。是的，命運賦與我智慧和能力，有二十五年的時間，我把它們都交給了忠實的勞動，但是後來忽然誰也不需要它們了。我迫不得已，自己給自己想出了生活方法……不過請相信，這不是輕鬆的生活方法。我爲了那得到的一點東西，是付出了很多代價的。我是用了非常努力的代價才獲得它的……至於說到“大量殺人”，就是檢察官所說的那話……難道在我們的世界上它們是不能寬恕的嗎？難道我們不是在準備大量消滅人類的萬能的武器嗎？難道我們沒有把那些無辜的婦孺們轟炸成爲碎片，而且這是用嚴格的科學方法造成的嗎？爲什麼我要和這種專門問題相比嗎？可憐的（殺人）愛好者，再沒有什麼……不過就是砍掉腦袋，我也不會生氣——因爲反正我很快就要永遠丟掉它的。這就是我要向你們說的一切，和生命告別……再會。很快的再會。

銀幕上是轉動的印刷機器輪子。

報紙標題：

“魏梁杜將上斷頭台。”

監獄內死囚的接待室

甲新聞記者在等候。乙新聞記者從有柵欄的鐵門後面出現。他表現 滑稽顯的樣子搖搖頭。

甲記者 好啊，馬克司……噢，他怎樣？

乙記者 怪人！他說，他好像是聖人。發表些怪論……他肯

定說，沒有惡就不能有善……至於惡——這是太陽拋下來的陰影……他簡直是嘲弄我們！

看守人進內，向甲記者做個手勢。

看守人 可以進去了。

甲記者站起。

甲記者 嗚，再見，馬克司……今天我們還能見面。

乙記者 希望你能比我從他身上多擠出點東西。

甲記者走進專門去。

魏爾杜的監房

記者走進時，魏爾杜正穿完衣服。

記者 嗚，魏爾杜，您應當同意，是罪犯那是沒問題了。

魏 嗚對的……因為是小本經營，所以這是一件無利的事業。

記者 您是想說什麼？

魏 任何什麼事業上只有有組織才能保證成功。

記者 您怎麼在最後幾分鐘能說出這樣蔑視道德的東西？

魏 因為在這樣時候成爲一個理想者似乎是不可能的——您沒明白嗎？

記者 您剛才所說的關於善與惡的事是什麼意思？

魏 難以理解的東西：一個人或另外一個人的發財就能把我們大家都毀滅。

記者 善永遠是不會太多的。

魏 不幸的是我們不知道這個：直到現在在我們的生活上它一直是很少。

記者 您聽着，魏爾杜……在審判時期我一直對您很好……請供給給我一點材料……什麼關於道德的插話。因為您是——「犯罪人的悲劇的典型」。

魏 說老實話，我不明白，在我們這一世紀究竟誰應當是這種犯罪的典型。

記者 怎麼能不是典型——您又搶劫又殺人！

魏 在我看來這是事業，生意。

記者 但是別的人們並沒有利用這種生意來做事呀？

魏 是這樣嗎？這是不知道許多大工廠的歷史的。殺了一次人就說這人是罪犯……殺幾百萬人却說他是英雄。規模大小都會說明的。我的親愛的。

看守人進。魏爾杜起立，把手遞給記者。

魏 請寬恕，我剩下的時間已經很少。（向看守人）呸，什麼事？

看守人 菲羅神父來了。

魏 很好，請領他到這兒來。

記者 這是怎麼的，魏爾杜，您再沒有什麼話對我說了嗎？

魏 是的……我說“別了”。

記者聳聳肩走出。魏爾杜從雜誌上撕下一頁來，捻成一根紙捻，然後用這根紙捻的一頭劃指甲。神父走進。

魏 我的父，我對您能有什麼貢獻？

神父 我的兒子，我想要幫助您……如果我有力量的話。我是來請求您和上帝講和。

魏 （輕柔地）親愛的父……在世界上我保佑上帝。現在

我却是保佑人類的悲劇。

**神父** 真的您對自己的罪惡並不後悔嗎？

**魏** 誰能說罪惡是什麼……是墮落的天使從天上帶來的罪惡嗎？誰知道，罪惡的最終目的是什麼？（容氣地）還有——父啊，如果沒有罪人的話，您還會做什麼呀？

**神父** 我的兒子，還是做我現在做的事：誠心誠意想援助迷途人的苦惱。（過道裡傳來腳步聲）。來領您來了……請讓我為您祈禱。

**魏** （誠懇地）請吧。不過這些先生們是肯等候的。

劊子手和典獄長進。

**神父** 主寬恕您的靈魂。

**魏** 爲什麼不呢？因爲它是屬於他的。

神父絕望地擺一下手。看守開始讀死刑判決。一盞看守倒一杯羅木酒。然後又灑些香醴給魏爾杜。

**魏** 不用，謝謝。

**看守** 那末喝下這個去（把羅木酒遞給他）。

**魏** 這是什麼？

**看守** 羅木酒。

**魏** 謝謝，不想喝……不過，等等……我還從來沒喝過羅木酒。

魏爾杜喝下去，皺皺眉頭。給他帶手銬，領到監獄院子裡去。

監獄院子

深處——大門，從大門口看見馬路，沿人行道排着一隊警察和聚集了很多人。



院子裡陰影很濃厚，和被清晨的陽光籠罩着的馬路一比，顯得更昏暗。魏獨杜向大門走去。

---

## 却利·賈波林的「魏爾杜先生」(代後記)

——O.庫爾岡諾夫——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號的《新世界》雜誌上，刊載了一篇却利·賈波林的電影劇本，題目是《殺人的喜劇》。賈波林自己把這個電影劇本和由他拍成的電影都題名為《魏爾杜先生》。但是《新世界》的編者顯然認為賈波林的題名不夠動人，甚至於可說不夠煽動，所以改了一個有諷刺性的題目，甚至於就是賈波林在電影劇本上和影片上都加了括弧的句子：《殺人的喜劇》。這個句子本來沒有什麼意義，但是在賈波林的電影劇本裡却有自己的意義，以及表現了一切“外部的”因素。

賈波林管自己的電影劇本叫《麥歇魏爾杜》（“麥歇”是法文“先生”的意思），却不叫《米司脫魏爾杜》，把影片的場面從美國搬到法國，選擇的主人公——雖然不是太遠時間的，但却是過去的——十年以前的人物。原因是，就連賈波林這樣優秀的藝術家都不能公開揭露現時美國生活的潰瘍了，——他不得不把自己的畫面掩飾一下，給他加上一種時間過去的表面，主人公却用法國人的面貌。

現在我們談談賈波林的電影劇本《魏爾杜先生》的內容。主要的人物是安利·魏爾杜，一個小人物，銀行的會計，是最令人可愛的賈波林式的人物。他在一家銀行裡工作了二

十五年，每天數着“別人的錢”，可是後來，在經濟恐慌的時候，銀行破了產，魏爾杜也被扔到大街上去。他有一個病老婆和一個孩子。餓死的恐慌到處都威脅着他。於是魏爾杜開始鬪爭了。魏爾杜管這種鬪爭叫“森林裡的打仗。”他成了殺人兇犯。他娶一些上了年紀的有錢女人做老婆，後來就殺死她們和劫奪她們。這就是安利·魏爾杜的新職業。這種職業使他走上了斷頭台。

讀者一定會驚異地認為，賈波林對自己的主人公，似乎有一種非常的同情。對賈波林來說——這是犯罪的資本主義社會的一種犧牲。這是資本主義世界裡的小人物的可怕的命運！——賈波林似乎這樣指明了。魏爾杜本來可以一直到死成爲一個忠實的勞動者的。當他正沿小路向前走的時候，看見一條爬着的小青虫，他把牠拾起來，放到板柵上，爲了不使任何人踏到牠身上。安利·魏爾杜推着自己的病老婆在花園裡走——她半躺在椅子上……“當四週一切已經都黑暗和悲哀時，我的思想就進入另外一個世界……這個世界——就是你和彼得，是我在世界上唯一可愛的人，”魏爾杜向妻說。於是第二天，他又出發去從事照例的犧牲，那就是他早已佈置好單等個機會就進行的殺人工作。賈波林在這兒把主人公也描寫得是符合於事件的本質，用同情的調子——瞧，魏爾杜沒有另外的出路，他才從事“森林裡的打仗”。

而且殺人兇手魏爾杜在法庭上講出了巴爾札克的伏特林式的控訴演詞。魏爾杜說：“是的，命運給了我智慧和才能，而且有二十五年的工夫，我把它們給予了忠實的勞動，

可是後來，誰也不需要它們嘍。我迫不得已，自己想辦法生活……不過，請相信，這並不是輕鬆的生活……至於說到‘大量殺人’，就是檢察官所陳述的……難道說在我們的世界不能寬恕嗎？難道我們不是在準備萬能的武器來從事大量消滅人類嗎？難道我們沒有把許多無辜的婦孺都炸成碎塊，而且這是用嚴格的科學方法造成的嗎？我和這些專家比起來怎樣？可憐的殺人犯再不會更……”

所有美國的反動力量，所有這些原子專家和戰爭販子們，軍火和煤油大王，一切有高貴地位的強盜們和他們的奴才，都一致向賈波林進攻，控訴他“違反美國精神，”要求法院裁判他，這是毫不奇怪的。賈波林電影的一切錯處——就是對杜魯門美國，對獸性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打擊。而且再也沒有比賈波林的影片對華爾街的殺人兇犯和劊子手們的偽君子和裝模作樣的批評更醜陋的了。

影片裡面用種種方式客觀地反映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活的恐怖。影片也表現了那種悲劇環境，現代的美國的藝術家們也處在那種環境裡：他們不能說出他們周圍世界全部真情實話，有時他們成了統治了這個世界的道德和倫理的犧牲品。所以，在我們社會主義社會印行的，也就是在新的，最前進的和最進步思想的，最進步的生活寶庫，人類關係以及道德機構的世界中印行的蘇聯雜誌上發表了電影劇本《魏爾杜先生》，立刻引起了蘇聯人們之間的認真的和公正的批評。這就是爲什麼我們要把幾句海爾岑說過的話：“我們不怕說出最殘酷的真情實話，而我要這樣做，因爲我們歡喜這

樣。”告訴却利·賈波林，而且認為這是我們天職的道理。是的，我們喜歡賈波林，這個偉大的藝術家，所以我們也要率直地說出自己對刊印在《新世界》雜誌上的電影劇本《魏爾杜先生》的意見。

• 自然，蘇聯人對魏爾杜型的人物是不會引起什麼同情的。這是個殺人兇犯。魏爾杜自己本身以及他的解釋殺人的哲學，都只能引起蘇聯人的憎嫌。

魏爾杜是深深地厭世的，他生活在無邊際的絕望的世界裡。魏爾杜對年輕的女孩子萊耐說：“……您不很相信，世界是殘酷的，爲了生活在世界上，你就得成爲殘酷的和兇狠的人。”萊耐回答：“不對，生活上有很多非正義的地方……而且很悲哀的地方……但是一點點的善意有時也會使它美麗。”魏爾杜對她說：“上帝保佑您去吧，您的哲學暫時還破壞不了我。”魏爾杜看不見出路，而且也不尋找出路，於是偉大的藝術家賈波林在自己的作品裡造成了這種樣子，彷彿他也在認爲，在資產階級世界裡，對於人類唯一的『出路』——這就是犯罪，殺人。已經在鬭爭中獲得了幸福和自由的蘇聯人們，是不瞭解這種沒有出路的悲觀哲學的。在死刑前魏爾杜對神父說：“我現在是對人類的悲劇。”藝術家却利·賈波林把這句死前的話放到魏爾杜口裡，用這來完成了殺人兇犯的肖像。對人類要信仰，對人類要愛，而不是對人類的悲劇，才能挽救普通的人們脫離魏爾杜的命運。爲什麼賈波林要用安利·魏爾杜那種眼光來看世界？也許因爲賈波林最近這些年住在“美國的森林裡”，就像一個被迫害的人

吧？……

賈波林是以一個歌唱小人物命運的歌手走進了世界的電影史。賈波林把這個重担挑了三十六年。的確，賈波林把自己的小人物的庸俗的享樂理想已經刻畫得淋漓盡致——小花園，自己的一所小房子，安靜的早餐。賈波林沒有號召自己的主人公起來鬭爭，本質上，他僅僅是含着辛酸，講述他們的命運，講述他們的苦痛。他是用了真正的同情來講述這些的。

二十五年前賈波林演過一部叫《流浪人》的片子。這部片子裡，一位美國官吏把一個已經表示懺悔的，被逮捕的逃犯查理，送到墨西哥國境邊去。官吏打算給他逃到國外去的機會。查理利用給他的自由機會，僅僅是摘了一球野花，把它送給自己的護送者。於是官吏就用腳踢了查理一下，把他踢到“非美國的土地上去”。但是在那邊是——叛亂，開槍。受驚的查理停在國境上：在美國境內是監獄等候他，在墨西哥——是鬭爭。他怎麼也下不了決心。查理沿着國境線走，這樣用腳走着，爲了不要走錯，不要離開中立線，不知道如何來決定，應當走到哪一面去……

現在我們讀完電影劇本《魏爾杜先生》以後，想起了賈波林的《流浪人》電影裡這段插曲。顯然，賈波林領導自己的主人公們走這條中立的道路的時間是太長了，這條“誰也不屬的邊境”使他走向沒出路的悲觀主義的哲學去。但是却利·賈波林自己邁過了這個界限嗎？我們是希望着，賈波林能走出“中立地帶”，那時他就會用新的典型，用充滿了對

人類的愛，號召和兇狠的資本主義世界從事鬭爭的新影片來豐富世界影壇了。

(譯者附記)賈波林自從演出這部影片之後，在美國引起了軒然大波，美國政府當局要把他驅逐出境，美國法院要把他當共產主義者判罪，相反的在全世界進步人士中，却博了一致的同情。所以蘇聯的最有權威的文藝雜誌「新世界」把這個電影劇本由喇步金娜譯成俄文刊載出來。但是本文作者庫爾岡諾夫在文學報發表了這篇對該電影劇本的批評，大多數意見是正確的，不過有兩點意見，譯者不能同意，所以附帶在這裡提一下，以供讀者參考。

第一，他說：『蘇聯人對魏爾杜型的人物是不會引起什麼同情的。這是個殺人兇犯。魏爾杜在自己本身以及他的解釋殺人的哲學，都只能引起蘇聯人的憎嫌。』顯然這是不很正確的看法。我們不管蘇聯是什麼樣的社會制度，不管魏爾杜的殺人哲學是如何愚蠢，但是在蘇聯人中間對於一個被資本主義社會壓榨到像魏爾杜這樣，非依靠犯罪就不能活下去的人物會不寄予同情，那可太奇怪了。也許庫爾岡諾夫眼中的蘇聯人都已經不知道世界上還有許多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存在了吧？我却認為這是不正確的，顯然蘇聯人是同情魏爾杜的，否則這篇東西不會在第一流的文藝雜誌上刊出來。當然，即使刊出來，也會有不正確的，但是刊載這個電影劇本，我認為完全是沒有錯誤的。

第二，他說：“賈波林沒有號召自己的主人公起來鬭爭，本質上，他僅僅是含着辛酸，講述他們的命運，講述他們的苦痛。”

我說，就這樣足够了；還想對賈波林希望什麼呢？還想讓他“號召主人公起來鬭爭”，那恐怕是過高的要求吧？請想在美國，賈波林連用“米司脫魏爾杜”，的自由都沒有，不得不“把影片的場面從美國搬到法國”，選擇的主人公，要用“麥歇魏爾杜”，也就是本文作者所說的：“就連賈波林這樣優秀的藝術家，都不能公開揭露現時美國生活的潰瘍了。”試問在這樣環境中，還能希望賈波林怎樣呢？真的要他拿起槍來“鬭爭”嗎？我想這意見是值得考慮的。

並且賈波林在劇本的結尾時。所說的：“難道我們不是在準備萬能的武器來從事大量消滅人類嗎？難道我們沒有把許多無辜的婦孺都炸成碎塊，而且這是用嚴格的科學方法造成的嗎？”這樣才引起了“所有美國的反動力量，所有這些原子專家和戰爭販子們，軍火和煤油大王，一切有高貴地位的強盜們和他們的奴才，都一致向賈波林進攻”。難道我們能忽視這樣的現實意義嗎？如果說這不是“鬭爭”，我認爲是不妥當的。

譯者雖然有這些不同意見，不過爲了幫助讀者明白瞭解本劇本起見，我還是把它譯出來，希望讀者給以指正。